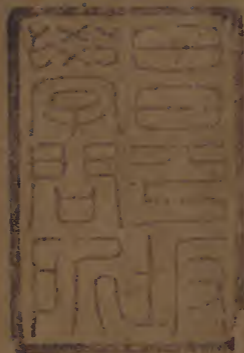


史懷



				九	漢
			二	九	書
		九	三	一	門
五	九	三	號	類	
冊	架	函			

庫文閣內			
九	九		漢
函	二		書
二	五	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91
冊數		5( 3)
函號		297 181

共五

八之十二







史懷卷八

竟陵鍾惺伯敬父述

滇南陶奭穉圭父評

虎林江之淮道行父

仁和宋 鉞聖錫父

漢陽李國木喬伯父仝較

史記四

李斯列傳

李斯此段  
熱中到東  
門黃大時  
不知可曾  
冷盡

李斯古今第一熱中富貴人也其學問功業佐秦兼  
天下者皆其取富貴之資而其種種罪過能使秦亡  
天下者即其守富貴之道究竟斯之富貴僅足以致

淺草文庫

史記 卷八  
族滅蓋其起念結想盡於倉鼠一嘆不知倉鼠食積粟誠與厠鼠有間若其爲憂豈止人大之驚乎如斯之爲鼠不死於人犬而死於狸者也亦可哀矣太史公言秦用李斯二十年竟并天下而於秦亡關目緊要處皆係之李斯傳若作秦本紀者而結之日遂以亡天下見人臣重富貴之念其效足以亡天下罪斯已極而垂戒亦深矣嘗合李斯始末自富貴至滅族總看一過想孔子所云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二語之確早看破此一輩人

却賓客以資敵國使天下之士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也七國重士故斯爲此語以怵秦魯朱家猶用其言以脫季布然而非斯之情也得時無怠四字是斯一生學問斯之時能并天下者獨一秦耳斯精於富貴人也二十年後秦并天下而斯相之較之六國卿相所得孰多矧六國且亡斯一逐於秦且無者足之地求爲厠鼠而不可得矣斯舍秦安之乎此諫逐客一書斯盡頭之着別無退步者也秦既并天下爲皇帝斯所以事秦者節節皆其族滅

罪案而其大者尤在聽趙高廢太子立胡亥及阿二世督責今督責一書人第喜其文之奇耳不知讀其書而一段氣喘神駭心口相逆恐懼苟且無可柰何之意已見於語言音節之中望而知其為違心之言也蓋斯立二世以後方寸亂矣廢立一事得罪神人懺悔脩補之所不能及故也語曰從惡如崩騎虎難下可以廢太子立二世則亦可以阿二世督責固其勢之所必至也然重爵祿三字實其胎骨之病斯之短趙高也曰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

論至此恐  
小人不敢  
多讀

歷此正斯之自道也

嚴法刻刑秦所用為富強之具以有天下者也殺戮之氣滿於幽明久矣趙高即以之用二世行其壅蔽篡弑之志二世亦為之用而不知卒以亾天下有天道焉

蒙恬列傳

蒙恬脩直道築長城謂之輕百姓力易見也謂之阿意興功難見也深文定案使賢者不能以才與功自解其罪此史家眼力高處

張耳陳餘列傳

蒯通見范陽令。則說之降武信君。見武信君。又說之封范陽令。兩路擒縱。雖是戰國策士伎倆。然交得其利。而交無所害。說士皆如此。何至以空言禍人也。廝養卒走燕壁。請趙王歸趙。開口便問燕將曰。知臣何欲。又問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知其志何欲。得勢在此。兩問後便省力。

陳餘不救趙。猶不失為持重。未為甚錯。錯在使五千人先嘗秦軍。送張歷陳澤於死。使有苟且塞責之意。

於君臣朋友之間。覺為不情。史謂卒存鉅鹿者。楚力也。功在楚。則罪在餘。張耳之怨餘。因楚益深矣。

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千古謀國人有此一念。何事不可為。貫高此後一番舉動。只欲了事。敗身坐一

語。上聞其事。問曰。壯士誰知者。聖主開口養千古忠義節俠之氣。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今人

當此誰敢認者。泄公亦義人哉。貫高等壁人相人。上過欲宿心動。真主志氣在禍福

之先。問曰。縣名為何。問得誕甚。警甚。相人者。迫於人

有關係之言豈徒紙上論是非哉

一語微妙。是鬼神為極。

也。不宿而去。解得無謂而妙。暗合事機。王者不死。有神告之。

魏豹彭越列傳

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必立魏主後。乃迎魏咎於陳。立為王。章邯進兵擊魏王於臨濟。市為請救於齊楚。不克死之。市之於魏。雖不及子房之於韓。然始終之義。盡矣。君臣之義。才不能為子房。則當為市。宜表出之。彭越雄警老成。其作用步驟。與漢諸將不同。呂后忌

忽死而  
言什諸四  
自知其  
不同也

而殺之。有以也。然則越終反乎。曰。不反。非不欲反。而奪於真主。而不能反也。不能反而反。陳豨黥布輩所為。彭越韓信不為也。

黥布列傳

項王擊齊及漢敗。楚彭城布皆稱病不佐楚。兩不佐楚者。必去楚之勢也。必去楚者。歸漢之勢也。故隨何說布歸漢。直就其不佐楚一端窮之。而楚漢成敗。略用數語點破。全不犯手。其言曰。大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此漢降布本謀。

而何直以告布。此時已看定布之情形。歸漢無疑。如與家人語家事。不復知布之為楚人矣。楚使者方徵兵於布。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即勸布殺楚使者。先着使人不能為應。急着又使人不能不如此。應真妙手也。天使楚自送一黥布與漢用。使其有天下而機緣相湊。不先不後。處漢王見之。留侯見之。隨何又見之。可見兩雄對手。勝局無多。疾足明眼。養傷不肯讓人也。

淮陰侯列傳

公殺之文  
春秋之義

信而不以反誅也。不世家乎哉。然信實不反也。信不反而以反誅。則亦不得不降而列傳也。以尊法也。曰淮陰侯不名者。重其人其功。而原其不反也。鮑叔得管仲於囚。遽薦於桓公。曰使相可也。蕭何得韓信於囚。遽薦於高祖。曰必為大將。夫囚之於相。囚之於大將。相去遠矣。何其言之無漸。而要其君以所太難乎。曰仲不相。何取於不死。桓公之用仲。亦必其可以相而後用之也。信不為大將。何取於不囚。高祖之用信。亦必其可為大將而後用之也。鮑叔非惟知仲。何非



言何以輕  
才識未足  
以服人故  
耳

非此一怒  
則不足為  
事輕矣

惟知信亦各自知其君矣。若公孫座之薦衛鞅於魏惠王。欲屬之以國。則所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滕公識韓信。又在蕭何前。何能薦信。而滕公不能者。何之言重。而滕公之言輕。即出舍都關中之諫。出自樊噲。婁敬則疑。出自留侯。則聽者是也。

漂母於信則飯之。屠中少年則辱之。皆天所以鍊信也。漂母見信饑餓。飯信。此亦婦人常性。竟漂數十日。則非婦人所能矣。信喜而言報。母怒。此一怒何其有品也。少年之辱信也。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矣

信此時豈輕一死者哉。少年業已看定。亦不可謂不知信者矣。信王甚定。召為中尉。亦不以凡人待之也。

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二語從來未有合說一人者。非

惟看得項王甚透。亦是學問中高識之言。及觀信所

論高祖一段。可見信舍高祖亦無可事之君矣。當時

非漢即楚。信必將安之乎。其必也。亦知有蕭何之必

追追而必薦。薦而必得為大將。故以必激之耳。

何追信。或言何必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

罵曰。若必何也。何曰。臣不敢必也。臣追必者。上問所

說者謂高  
帝誤處皆  
緣不學豈  
知此等作  
用實非學  
問所能到

追者誰。何日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信下齊請立為假王。上大怒罵。及聞良平躡足耳語。因復罵曰。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兩復罵。妙甚。轉變中機。權無迹。而後一復罵。尤妙。不可傳。

木罌渡軍。拔趙幟。立漢赤幟。背水陣。及囊沙。不必有所本。想頭皆奇。然做來皆有着落。說來皆有至理。所以為妙。

拔趙幟。立漢赤幟。計在趙軍之歸。乘其亂而擊之。必算定趙之空壁逐利。逐利而又不勝。出背水陣。棄大將旗鼓者。所以使之空壁逐利。軍皆殊死戰。不可敗者。所以使之空壁逐利。不勝而歸。見漢所立赤幟者。也。死戰不可敗。五字。乃是拔趙幟。立漢赤幟。歸着處。兵家用奇。着着從穩處來。空壁逐利者。在人不可敗者。在我。能誘人而不先立其在我者。亦危道也。

指出五字  
最要緊

韓侯知已

韓信未出井陘時。使人間視。知廣武君計不用。還報大喜。便有先着不專靠背水陣一策。破趙後。求廣武

君師事之。此豈戰將所為。又謂廣武君曰。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已成擒矣。此時肯說此語。尤高人一着。然廣武君所謂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與陳平舍其兩短。襲其兩長。二語皆看得事機極透。故說得全不費辭。做得全不費手。不獨用兵而已。高祖偽遊雲夢。縛信歸。豈不能殺之哉。赦信封為淮陰侯者。明其自請王齊之非也。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雖信死心之言。亦欲以解高祖之忌。而求免一

甘固疑韓  
侯不反得  
此論快不  
可言

死耳。此時何時。信敢尚言反哉。史稱陳豨拜為鉅鹿守。辭信。信屏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有言乎。欲與子有言也。云云。似是呂后與蕭何文致殺信。先為此對高祖之言。史臣遂承之以著書耳。若果有之。如此光景。計窮而意亂。無聊甚矣。即反何能為也。愚嘗謂信之反與不反。只決於聽蒯通與不聽耳。一謝蒯通。信已失其可反之時。不反決矣。與陳豨謀反一段情事。則又在蒯通之後。信豈愚至此哉。觀信臨死之言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

可見信之謀反係於通而不係於豨也亦可證信封淮陰侯後與豨謀反之誣

田儵列傳

觀田氏兄弟本末儵之殺令自王與項氏陳涉起手略同儵死榮負項梁而逐其二若田假假固齊後也齊人立之以繼儵較之儵自王者孰順榮怒其立不由已而逐之此豈子房輔韓成周市立魏咎之義乎且項梁聞章邯急圍榮引兵擊破邯以救榮及梁追邯告急於榮而榮不應以致殺梁始而梁救榮不旋踵

甘不能解  
然但死者  
五百人亦  
非尋常輕  
生者所能  
及

而榮殺梁項羽之不王榮而又擊之敗死平原宜也榮死田橫為齊相當酈生之說下齊何至罷守備縱酒此庸人舉動也齊之亾橫實亾之齊亾而橫又自立為王是齊亾則橫之利也而橫之立又無救於齊之亾海島俱死自是戰國輕生之習亦稍可謝其亾齊之罪耳

樊鄴滕灌列傳

夏侯嬰之為太僕自初從高祖起沛至有天下歷呂后惠帝一官數十年終其身今平時仕宦人處此能

一官數  
十年所以

系其身

無怏怏。况開國功臣乎。此傳以太僕二字作眼。目到底。嬰之品自見。躍冶熱中人。讀之茫然。

張丞相列傳

以丞相二字作眼。却從御史大夫說來。實歸重丞相。故本傳不曰張蒼而曰張丞相。此命題主意也。所傳止張蒼一人。而周苛周昌趙堯任教曹窋灌嬰申屠嘉錯出點綴。承轉收應。或用張蒼引起。而諸人繼之。或中入張蒼。而諸人後先周始之。數人出處數十年官職。用舍沿革。斷續藏露。莫得其端。而歷歷可見。真

不當以一人一事始末看之也。

此等術小  
人自有不  
必効趙堯  
之沈

趙堯薦周昌相。趙王如意。分明欲出昌。奪其御史大夫耳。捷甚險甚。奪其位而代之。可也。盧杞遂用其術。以薦顏真卿而殺之。小人作偏效尤者。不足論。有國者。抑何不自愛其人至此哉。

申屠嘉欲斬鄧通。正也。欲斬龜錯。私也。二事已不可並論矣。况斬通在文帝之世。猶可。景帝何如主。而欲以私斬錯哉。甚矣嘉之不知變也。

酈生陸賈列傳

史記

卷八

史記四

七

酈生聞諸將握齧好苛禮。乃深自藏匿。自是高識。以諸將好苛禮為握齧。則沛公慢而易人。其為豁達。太度之微無疑也。然好苛禮與慢易。兩種習氣。人主與士皆有之。以好苛禮之諸將。對慢易之酈生。自不相入。以慢易之沛公。對好苛禮之諸儒。其解冠溲溺。無怪也。沛公一見酈生。輟洗延坐。何嘗真厭儒者。上折隨何之功。謂何腐儒。天下安用腐儒。蓋喜極而戲之之辭。陸生新語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可見英雄胸中原有詩書種子。不然。何其

儒者何可  
厭所厭者  
腐儒耳

入之速且深也。彼解冠溲溺。別是一種俗儒耳。

沛公踞洗為酈生者。惟有長揖不拜而已。酈生長揖不拜為沛公者。惟有輟洗延坐而已。狹路中英雄相遇。機鋒撩逗。只合如此。蓋酈生之賞沛公在踞洗。沛公之取酈生在長揖。英主高士。遇合之際。有順之而悶。反之而快者。非禮俗人所知也。

陸賈。蓋子房之流。英雄有道術。而姑以辨士自晦者也。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凡漢定天下之事。若何之守。參與勃之戰。良平之智。信越之勇。賈皆無聞焉。及

惟不溺心  
于圖功食  
報故神閒  
識定而才  
力出之有  
餘祿

漢有天下。可以無所用賈矣。賈乃起而有為。其一說尉佗為漢服遠人。其一奏新語為漢開文治。而其大者乃在聯將相之交。用平勃以誅諸呂。為漢克復舊物。功在社稷。察其動靜。顯藏蓋諸臣圖功食報之終。乃為賈奮身揆策之始。意不能無所為。而又不欲為諸臣之所已為。其有所不為也。不獨養其純氣。留其全力。以標其獨能而已。抑亦置其身於諸功臣之外。使漢不得有所加以預為自全之地。而其起而有為也。則事必擇其大時。必待其可。功必度其成。諸功臣

非惟劉氏  
知千秋  
下無  
人知不意  
今日表其  
隱功知人

身名俱亨。策力兩窮。而徐以一辨士收之。則陸生之所以為陸生者。皆不在漢有天下之前也。天下已定。女主臨朝。欲王諸呂。畏諸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使陸生而與之爭。則其為陸生也亦淺矣。買田分金。飲食歌舞。藏身袖手於樂生娛老之中。而誅呂安劉始末。業有全局於胷中矣。當其時。非惟呂氏之人不知。即劉氏之人亦不知也。能使呂氏與劉氏之人。浮沒其中而不知。然後可以惟吾所為。而莫之礙。當其時。智如陳平。燕居深念。計無所

哉鍾子也  
不愧君家  
子期矣

其智可及  
其愚不可  
及其賢之  
謂歟

出而不知深心妙用。陸生之部署久矣。善哉乎將相  
和調則權不分。千古謀國名言。身為侯鯖。不出杯杓  
筐匪之內。而已默制諸呂之命。布局寬而當機緊。用  
力輕而取道捷。功歸平勃。而仍以辨士自了。有功臣  
之實。而始終於辨士之名。其薄於食。其報者正厚於  
託其身者也。陸生竟以壽終。漢功臣如此。結局者蓋  
亦難其人矣。觀其進退取舍。蓋英雄而有道術者也。  
不然。使粵之功。止可當一婁敬。新語之奏。止可當一  
叔孫通。其誅呂安劉及自全之妙。作用機權。非子房

莫能與於此也。

平原君朱建廉直。竟以貧故不能葬母。為辟陽侯所  
取。身與名俱徇之。可見貧亦士之累也。有經世用人  
之責者。豈可使士貧哉。若田叔死。魯以百金祠。少子  
仁不受也。日不以百金累先人名。志士哉。田叔過朱  
建遠矣。此則士之可貧者也。

劉敬叔孫通列傳

劉敬脫輓輅披羊裘。言天下事。不願易衣。日臣衣帛  
衣帛見。衣褐衣褐見。非惟自處甚高。其一片簡脫真

此亦草創  
屬人時然



率無諸儒握觚苛禮習氣。對慢易大度之主。亦當如此。此。漢文帝有爲之主。所以不能聽賈生言復三代禮樂者。以前有叔孫通綿蕞之儀。足以塞之也。若制禮之議。能延至文帝時。令賈生首發之。漢儀豈如斯而已乎。禮成。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賈生不能得之文帝。而叔孫通能得之高祖。蓋緣高祖胸中有皇帝二字。而通先窺得之。此通制禮橋柄。所謂知時變者也。

季布欒布列傳

朱家心知是季布。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兩心知。寫出英雄機警特達精神相關處。作俠客安可無眼也。

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欲召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此語甚有識。然人臣對人主。豈肯如此自言者。高祖使周昌相趙王。昌泣曰。臣初起從陛

三人同一

意而季布

怨周昌若

惟汲黯誠

不戀主也

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弃之於諸侯乎。汲黯出為淮南守。伏謝不受印。願為中郎。出入禁闈。毫無重內輕外之嫌。固是古君臣真朴相通處。亦三人真有以自立。不須避此嫌也。

季布寄書竇長君曰。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曹丘生反。請長君書求見布。布發書大怒。曹丘生日。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布迺大說。布名根如此。何以能拒曹丘生邪。古今人為此一念。為游客所制。曹丘生敢於請書見布者。亦知布好名耳。然使士大

夫俱不好名。游客失職。去而別有所為。恐亦清時之一憂也。

布母弟丁公為楚將。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蓋亦以名啗之也。却妙在自家又占地步。急中着數。真不能易此一語。漢王得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斬之。以狗。窘我者赦之。縱我者誅之。此其所以為高祖也。然高祖之誅丁公。不在縱已。而在故主既滅之後。公然自來謁見。便有賣主以自為功之意。漢購布而布

漢紀天

史記 卷八 漢書 卷八  
此布之所以免也。

袁盎鼂錯列傳

袁盎有智數人。每於強諫犯顏中。微寓獻媚之意。自結於人主。作用甚妙。彌縫甚工。人知其直。而不知其諂。太史公以善傳會三字盡之。得其情矣。

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用地。上弗用。由此觀之。削地之說發於盎。而盎乃以此殺鼂錯。漢何以服錯哉。且盎言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及殺錯後。漢遣盎說吳不下。則殺

錯之效可見矣。且爲使亡歸。盎何以謝漢。謝錯也。漢無法矣。

張釋之馮唐列傳

上林嗇夫對禽獸簿。亦是職掌。文帝詔拜爲上林令。未嘗不當其才。而張釋之力諫。非謂其所對之非也。必察其口。頰。眉。宇之間。有一種浮詐躁刻之氣。知其非端人耳。觀其言曰。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以故不聞其過。由嗇夫說到吏治。由吏治說到不聞其過。則不用嗇夫一事。

不從紙上  
陳言起見  
故會心處  
自有獨解

其失自小矣。此大臣洞見本末。深識遠慮之言。不當  
在一人一事看之也。

釋之持法。以平恕為主。然鞠犯蹕。盜高廟玉環二事。  
皆判得精核。吏不精核。決不能行。其平恕。嘗觀張叔  
稱為長者。乃自治刑名得之。蓋平恕者。以法出人。能  
不浮於法之外。非以意出人。能減於法之內也。吏不  
治刑名。雖欲求一出人之路。稱為長者。其可得乎。然  
釋之平恕。而能劾太子梁王。不下公門。又何其風力  
也。與酷吏順旨阿意者。勁軟相去遠矣。此持法平恕

二語方是  
真平恕

之本也。

王生治黃老言。其術只在妙於用。柔耳。以老人而於  
衆人。令廷尉結韞。正欲釋之。之用其術也。是絕妙指  
點。

文帝居代時。未為天子也。聞趙將李齊之賢。識之不  
忘。有心人處無事時。一段營算如此。及即位。止輦問  
馮唐。聞廉頗李牧之為將。搏髀而嘆。唐曰。陛下雖得  
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當是時。匈奴新  
入大朝。那殺北地都尉。上以胡寇為意。急急求將。得

頗牧不能用。此語豈可使聞於人哉。此上所以怒也。已怒矣。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君臣間對語如朋友。少間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明主深思虛懷。鄭重低回。千載如見。人以為寬容。不知正其一片雄略。留心邊事處。不然。每飯不食。鉅鹿搏髀而嘆。頗牧誰謂文帝非好兵者。恐其作用深遠過武帝多矣。

萬石張叔列傳

大史公叙萬石家一段篤行至性。使人肅然生敬。不

敢以不學與無能少之。不言而躬行。是真儒術。不言而齊國大治。是真吏才。其推重極矣。抑有感於儒與吏之僞者。而以此風之也。

史稱石奮無文學。恭謹無與比。然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歸謁。必朝服見之。動止步趨。又是學問知禮人所爲。似熟讀曲禮鄉黨篇者。不知曲禮鄉黨篇中。許多曲折周旋。只是恭謹二字。正與此一輩人暗合耳。

元鼎五年。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是時漢方南誅兩

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天子巡狩。修上古神祠封禪。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見寬等推文學。是數者於丞相慶何當焉。而上獨尊用之。可見武帝紛紛動作用喜事之臣。而心未嘗不重質。慙之士。如社稷臣則歸汲黯。託孤則屬霍光。是也。雄主不測如此。

然德

奢儉放檢不必同。只貴一真。真偽之間。邪正分焉。史稱周仁常衣敝補衣。溺袴。期不為清潔。期不為清潔。五字。近於奸矣。與何敬容暑月熏衣焦背。同出一想。

君子惡其偽耳。大之為王莽。小之為王安石。皆不出此一種學問。

田叔列傳

田叔稱孟舒為長者。上曰。舒守雲中。虜曾一入。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此語詰得精明。田叔曰。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死敵。乃其所以為長者也。乃復召舒為雲中守。是時匈奴為邊患。安取於長者而用之。正喜其能得士心。為之用命耳。凡文帝一人一事。何嘗不留心邊務也。

扁鵲倉公列傳

觀扁鵲受術於長桑君原委。可見自古神術求一傳之之人甚難。有甚於弟子之求其師者。顏回死。孔子日天喪予。諸祖以授偈後為涅槃。千聖百祖重一傳字。不欲吾道止於其身。同此一片慈悲度世心腸。扁鵲見垣一方人。盡見五藏癥結。以診脉為名耳。世間真正奇事。須以平出之。以診脉為名。所以堅人意。而不敢驚之也。兵家用奇亦然。

孔子凡有所知皆曰民誣即此意

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數語至理。貪功人。不肯說。亦不能說。真能生死人者。乃能為此語。

公乘陽慶。使倉公盡去其故方。悉以禁方予之。即段善本琵琶。十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學者也。古神技授受多如此。

吳王濞列傳

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後世國用取給錢鹽。與賦稅中分。不知漢天子何以能弃其利。使諸侯私擅之如此。蓋文景之世也。然吳用此為反。

欲除其習氣耳

政曰澤

之民

資。可見天子雖富不藉錢鹽之資。利器何可假人哉。

魏其武安侯列傳

籍福謂魏其侯曰。君侯性喜善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身世之慮。爲之悚然。只在惡人衆三字。作君子者。宜三復之。

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灌夫此處。却。不。免。勢。利。視。丞。相。太。貴。視。魏。其。反。太。早。與。前。所。云。貴。戚。在。已。之。右。必。陵。之。意。

小人也故  
察其微則  
小人之服  
何等毒灌  
夫乃以勢  
稱心腸行  
驕矜意氣  
幾何不遭  
其毒手也

又相反。田蚡小人也。故窺其微而益易之。偃蹇陵傲。有自來矣。及飲酒語侵武安。又無節次。其恭其倨。爲已爲人。無一可者。蓋夫與魏其本以失勢相倚。故聞丞相之過魏其而喜。與怒其不來而衆辱之。總緣胃中有丞相二字耳。真可爲勢交之戒也。

灌夫持武安受淮南王金。陰謀不軌。夫誅。此事遂不可問。史遷於傳末。特追叙淮南與武安一段。往還首尾。詳至如見。正爲夫前持武安受金確證。此武安族誅之案。卽灌夫冤訟書也。而以上日使武安侯在者。



得大史之

族矣。一語結之。誅武安於既死。千古快事。此史家老獄吏手。

韓長孺列傳

梁孝王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太后怒。梁使而責之。子母君臣之際。處分極妥。安國為孝王分解。以擊吳楚一事。盛稱其忠孝。而曰。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入警蹕。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其飾辭無一字不妙。然此段議論。何不言於帝。而見長公主轉告太后。不知此中節次。

後世為之吾見其誠慘福也

脈理必因。公主告太后。使太后轉言於帝。乃為妙手。蓋太后外怒。梁王心欲為之。分解而無其辭。安國代為之言。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帝心乃解。處人骨肉間。委曲安詳。真有融融洩洩光景。此安國因公主告太后主意也。然此語在帝怒梁孝王之前。及既解之後。向梁王言之。幾於逢其惡。而厚其毒矣。全當觀其請出公孫詭羊勝一段。有後此匡救之正。乃可補前此彌縫之巧。並行不悖。亦缺一不可者也。見大長公主而泣。日入見王而泣。日兩泣字。非惟至誠抑

誠與當以並論可

見忠之不  
可無術

亦當機

李將軍列傳

孝文時。廣從軍。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數語判斷李廣一生受用。數奇二字隱隱在內。一字寫出明主憐才低回之意。公孫昆邪至。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恐亾之。為國愛人。一誠至此。覺薦用之者。真落第二義。然無此一片誠心。藉口蔽賢。又老奸也。

匈奴列傳

自古制夷  
狄之法中  
國有聖人  
而梯山航  
海者上也  
次則莫如  
高城深池  
戰則戰守  
則守耳若  
和戎一着  
雖縉絮為  
漢所餘恐  
亦計之下  
者也古公  
之珠玉犬  
馬乃小國

劉敬論和親曰。以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其意自周古公發之。千古制馭夷狄。變化異同。用之不盡。所謂漢所餘。彼所鮮者。則縉絮食物之屬而已。中行說單于曰。匈奴不能當漢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匈奴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縉絮。以馳草棘中。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從來中國和戎資本。被此賊奴看破。說得索

一時權宜  
豈萬世不  
磨之良策  
哉

然語語中的。亦梟雄也。漢使至匈奴。與說屑屑然較  
漢與虜之輕重。已失體辱國矣。况說之言又辨而彊  
乎。至云匈奴之俗。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  
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此由  
余屈秦繆公之言。說從何處得之。

漢過不先四字。簡嚴有體。似左氏筆。古中國待夷狄。  
法不出此。馬邑誘致單于一事。卽倖而勝之。此四字  
已說不去矣。况卒無所得乎。漢武帝時邊釁紛紛。實  
聶翁壹王恢開之。貪躁小人。何可勝誅。

衛將軍驃騎列傳

衛青以奴虜爲外戚。能以邊功自奮。稱大將軍。使史  
家不入外戚。特爲立傳。亦英雄也。武帝雄主也。以皇  
后故貴青有之。然其時開邊多事。信賞罰。明功罪。使  
恩澤無故加於外戚。不足以驅策智勇。亦帝之所內  
諱。而青自以邊功爲大將軍。代爲帝出脫私外戚之  
名與迹。尤帝之所心醉也。封青三子。青固辭曰。臣幸  
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  
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未有勤勞。

後世毫無  
寸功而及  
及請陰視  
此皆不可  
僥

史記 卷八  
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及不敢薦士。以招賢。細不肖之柄。歸之人主。有識有體。有機權。有情實。似從學問。世務中出。非獨奴虜所難。恐功臣中亦鮮有及此者。獲上收衆。道俱不出。此及蘇建。亡軍歸。或言當斬。或言當赦。青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示不敢專。處分折衷。出諸將士之上。稱大將軍不虛耳。處盛滿之術。固應如是。而是歲霍去病適以材見幸。日進用。爲驃騎將軍。大將軍漸退。使青不早爲自處之地。後將何以收局乎。青於盛

衰消息之際。似有所見者。亦知幾人也。

大史公叙驃騎將軍戰功封賞。極其熏灼。覺大將軍漸冷矣。却詳大將軍幕北一戰。不容口。而以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者。二語結之。仍接叙驃騎戰功封賞。此時大將軍之視驃騎。幾於昔李廣之視大將軍。其感深矣。

大將軍聽甯乘言。奉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天子聞之。喜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此人所不肯也。然自畫出一真朴人與雄主看。全身之術。無過此者。却似大

權術占便宜人所爲。

（以下文字極其模糊，難以辨識）

後卷八

史懷卷九

竟陵鍾惺伯敬父述

仁和宋小鉞聖錫父

滇南陶珽穉圭父評

漢陽李國木喬伯父介較

虎林江之淮道行父

史記五

平津侯主父列傳

汲黯庭詰弘不忠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妙在不說透千古奸情形在目自固傾人作用不出於此汲黯指其布被爲詐弘即

西語殊無  
以緒必素  
所媚暗  
與之合耳

直認而曰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則機鋒微露矣諫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上使朱買臣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弘殺偃根亦在此然弘之智非十不得一弘事事伺上旨見天子遣偃來難已知其意之不可止而自絀其說矣然願罷西南夷滄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其妙在專奉朔方一語此西南夷滄海之所以得罷也却得古人納牖之意減得一半功亦不細以弘才學何事不可爲往往及半而止蓋弘一生發言行事俱以

發其奸不以其善

不透爲妙用至其論卜式郭解殺主父偃出董仲舒意狠手辣則弘本色史謂其意忌外寬內深六字弘定案也

柔奸定案在此

主父偃上書言九事一事諫伐匈奴武帝方以擊胡爲事而朝奏暮召入見自是特達之主及偃費用事盛言置朔方之便爲滅胡之本何也蓋士當先資之始虛心觀世察天下所苦者在是其見自確其言自真世味漸深觀人主意向不可移違心而背其初說且助其燄者多矣

切中士弊

徐樂之論以安民為主而易動二字是千古治亂安危之候。主父偃重一悔字。嚴安重一變字。變者謹察其候。使治不至於亂。安不至於危。及亂而可以治。危而可以安也。斯免於悔矣。三子之言互相發。故并載之。

南粵尉佗列傳

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眾。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

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

英雄舉動  
自不格

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任囂何人。識時識地。又識人俊傑哉。當其時。囂豈不為子孫計。而徑以授佗。蓋英雄未了之局。與其子子孫不肖者敗之。不若子臣吏才畧者成之。知此則知孫伯符之於張昭。所云仲謀不任事。君當自取。昭烈於武侯。所云嗣子不才。君當自取者。非矯飾也。尉佗居秦楚漢之間。上不能為沛公。下耻作韓彭。而又不欲以身為陳項。南粵一隅地。數十年偏安。着着筭定。為後來扶餘輩作一榜樣。佗謂陸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而不及張

良。佗亦有識。賈曰。王似賢。此確論也。文帝子南粵王尉佗。書有謙遜處。然自是帝王口氣。佗上書有偏疆處。然蠻夷酋長面目畢露。臣主夷夏之分。自不可強。梁武帝老矣。侯景一見氣奪。况英雄全盛之主乎。

朝鮮列傳

朝鮮右渠誘漢亡人。不入見。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浪水。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塞。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邊吏。朦朧免罪。要功失外夷心。開釁生事。從來如此。且以



史懷 卷九 四  
誘論右渠往而以殺其將歸報已失奉使之指矣况  
所殺非其將罪可勝誅乎上爲其名美卽不詰蓋知  
而故縱之自欺欺人實名美二字悞之此大病痛也  
及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出討右渠樓船喪  
師所謂名美者安在樓船困辱卒皆恐將慚其圍右  
渠常持和節千古邊將依違情形寫出如見右渠始  
終以約降之說陷樓船左將軍以戰持之陰欲降右  
渠以奪樓船之功公孫遂入左將軍之說執捕樓船  
奪之軍左將軍之計得矣右渠已誅論功行賞及於

爲將不和  
乘冰受害

朝鮮之降人而左將軍誅死樓船贖爲庶人誤國妬  
功卒致兩敗左將軍之得禍甚於樓船差強人意可  
爲爲將不和之戒

西南夷列傳

處之有法  
則利之所  
在正不必  
崇

巴蜀民竊出取笮馬僂僂髦牛以此巴蜀致富可見  
邊民與外夷私市貨物利之所在從古不能禁但處  
之貴有法耳

司馬相如列傳

得大史言  
外意

衛霍傳次匈奴傳後伐匈奴者也司馬相如傳次西

臨印令謬  
恭謹自往

迎請奏琴  
不獨有心

于文君正  
有心招文

君之奔耳  
何也蓋王

孫富人俗  
人即延禮

相如不遺  
了臨印令

分遊容  
亦徒多

入其腹使  
印令不

亦徒多

南夷傳後通西南夷者也皆有深意。

相如臨印一事小小狡獪耳而臨印令之深情文君

之慧心各擅其奇有不可泯沒者臨印令是千古第

一憐才好色人繆恭謹一段作用非惟為相如擇婦

亦深恐文君之失所歸耳相如貧過臨印臨印令曰

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此下不添一語兀然而

止悽澹低回有無限交情在內胷中先安置一卓王

孫文君矣日中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

疆往奏琴辭謝為鼓一再行使俗人為之不知多少

一番唇舌  
王孫必不

從也臨印  
令窺之深

故舍村眼  
乏王孫而

勤慧心之  
文君也文

君憐才知  
音自能領

畧故不惜  
以一奔而

謝知已此  
三人莫逆

無王孫處  
也若謂此

番舉動不  
患不歸文

作態可厭而以憐才篤友之心出之遂成千古妙事

文君心眼之毒識相如又在臨印令之先此時卓王

孫富人也有臨印令此番舉動其女不患不歸相如

矣然王孫以臨印令之故子女則亦嫁娶之常耳何

以表文君之能識相如哉文君欲自以其能識相如

之意明之於相如以自託其身不落臨印令彀中此

文君之所以奔也雄警女子作為事事要占先着臨

印令之於文君真自犯對此雖小事讀書者不可被

一女子瞞過也

君以奔爲  
先着未免  
視王孫過  
厚待文君  
太矯矣

文章知已  
最難故言  
之幾于下  
淚

武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  
千古文士第一知遇雖窮阨沒世不怨也大人賦淺  
窘人讀之厭怠武帝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  
間不獨文章契合志氣相近自不可強相如病免客  
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  
不然後失之矣此一語從來著書人皆爲感激今師  
友存亡之際能如此者幾人乎使所忠往而相如已  
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  
書人又取去卽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

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數語回翔繚繞無限深情在  
複用數書字又說得甚矜重善爲長卿作聲價  
相如檄蜀雖近於爲主飾非然其言實有體事勢至  
此不得不然其失在通西南夷而不在於檄蜀以長  
卿才情作文士本妙而耻以文士自了遂有通西南  
夷一節欲實其慕蘭相如公案未免蛇足此文士談  
功業之流蔽也

相如死矣封禪文復何所希哉亦不過胷中有此一  
篇好文字遇好文知已之主不能自忍不肯自沒耳

文人得意  
處恰是文  
人無用處  
看得妙甚

文士氣習。以文取禍。尚不辭。何暇慮及身後之寵哉。

淮南衡山列傳

文帝傷其志而弗治自是仁主

淮南厲王推殺辟陽侯。雖不可為訓。然為漢灑辱。討罪亦千古快事。足明漢之失刑耳。數其三罪曰。臣謹為天下誅賊臣。一語甚確。不能有以奪之。

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此相守識不凡。亦社

臣也。按此伍被輩不足誅矣。

循吏列傳

史遷傳循吏五人。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為相者凡四焉。乃知黃霸為丞相。功名減於治郡時。相道與吏治為二。漢去古稍遠矣。夫吏事不責宰相可也。宰相必不從吏事中出。可乎哉。

汲鄭列傳

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是何等識力。便是矯制發粟張本。越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

天子之使。數語暗暗。斬斷武帝開邊之根。河內失火。奉使往視。不問。而以便宜發倉粟振貧民。民惟邦本。易動則危。老成長慮。人知黯之守正。而不知其能達權也。所謂社稷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武帝看黯正於此處得之。爲治擇丞史而任之。不自用而用人。大臣作用。已見一斑。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一語。格君心之非。能使天子不冠不見。寢淮南反謀。幾於正已。而物正者。至於出守。猶不忘國。過太行李息。言張湯之奸。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固大臣深遠之見。息不

敢言。與湯俱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重黯極矣。武帝得人爲盛。所許社稷臣。獨黯一人而已。黯不死。霍光之事。當使黯爲之。使黯爲之。其大節不異於光。文理固勝之耳。然漢雖不能究黯之用。而莊助言其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黯一知已也。武帝許黯社稷臣。黯一知已也。大將軍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黯一知已也。淮南王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又黯一知已也。黯能使天子不冠不見。長揖大將軍。非難事也。獨其

不似慧者  
之言又黠  
二知已矣

至誠達于  
日月又黠  
知已矣

言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此語殊帶婉轉  
安置大將軍甚有地步使人可思不似慧者之言而  
大將軍聞愈賢黠請問國家朝廷所疑蓋亦隱然以  
社稷臣待黠也識量如此青亦自可作宰相其邊功  
以外戚掩其可作相又以邊功掩故因論黠表出之  
黠雖伉直好面折人過然皆有一段至誠達於面目  
故雖不甚合於主不甚說於時亦未有以害之無其  
誠而效其慧未有不殆者也

酷吏列傳

兩問所得  
申明大史  
之意覺用  
酷吏之害  
國與酷吏  
之禍身不  
必通指其  
報已心寒  
膽落矣

漢用酷吏務得其力史遷作酷吏傳先引老子法令  
滋章盜賊多有二語作骨數用上以為能一語張酷  
吏之氣而惟恐不竟其用至問漢之所得於酷吏者  
則曰姦偽萌起上下相遁也事益多代巧法也姦吏  
侵漁也取為小治姦益不勝也吏民輕犯法盜賊滋  
起也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也官事寢以耗廢也問  
酷吏之所自得者則曰封侯之禽也晁錯之東市也  
郅都之斬也周陽由之棄市也張湯之自殺也義縱  
之棄市也王溫舒之五族也滅宣之自殺也讀未終

而為酷吏。與用酷吏者。效應在目。為之悚然矣。義縱傳。言其治敢行少緼藉。緼藉二字頗難解。而甚有妙義。傳序云。漢興破觚而為圓。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數語可想。出緼藉二字之意。宇宙元氣。與國家和平之福。隱隱在內。酷吏用而剝落無餘。故鄧都傳云。是時畏朴。畏罪自重。周陽由傳云。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原始要終。其恨之也深。而罪之也遠矣。鄧都曰。公廉倨。張湯之死。家產不過五百。

寧儉以  
濟酷謂酷  
非性成不  
河也

金此酷吏之所以護身而養其膽者也。廉則自信。其氣益堅。而酷益深矣。况才足以濟其惡。功足以掩其罪。名足以分其怨乎。

鄧都為守。都尉步入府。寧成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驩。酷吏臭味如此。作惡事亦須有羽翼。成敢於陵都。都望而知其為同調矣。不以恩怨恭倨為意。一片結識精神。人不能到也。

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

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繫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椽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非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椽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張湯吏

湯之詐深矣。巧矣。而人卒知之。而身卒受之。則人亦何取于詐為哉。

事知之者以為能。罪之者以為酷。汲黯獨察其內懷。詐以御主心。此大臣識微洞遠之言也。太史公揣摩湯蹤。踪作用。誅心察影。委曲深至。已無遁情。不被滑吏瞞過。似為黯語。下一注疏。亦文中老吏也。及三長史告湯陰事。使吏案捕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問得機警。難乎置對。湯不謝。又詳驚曰。固宜有。彊且黠極矣。湯慣作此狡獪。卒以懷詐面欺。誅快哉。而湯之



死。始於滅宣。成於趙禹之手。宜無論矣。禹其所兄事者也。酷吏死於酷吏。有天道焉。

張湯之父。不如其母。何者。湯之酷。萌於磔鼠。父實驕之。湯死。母不肯厚葬。載以牛車。有棺無槨。表湯之廉於身後。天子聞之。盡案誅三長史。可謂善為其子報讎者矣。義縱之姊。能察縱之無行。於未貴之前。湯之母。理湯於既敗之後。識皆不可及也。

王溫舒居廷。惛惛不辨。至於中尉。則心開。所謂一之至也。在惛惛不辨四字。傳出酷吏精神。天生酷吏。造化劫運。與生民殺氣。私於一人之身。豈苟然而已乎。曰重足一迹。曰郡中無聲。寒氣襲人。

大宛列傳

大宛之迹。見自張騫。二語本末要領。既明。下筆自不犯手。然張騫本以應募使大月氏。道更匈奴。為其所留。亡入大宛。大宛道之入大月氏。又不得月氏要領。乃歸言大宛之利。以自解其使月氏之罪耳。是大宛始不過為騫所假道。原非出使月氏本題。而騫竟以此作應募結局。將錯就錯。免罪之路。久之。用以要功。

馬上帝之  
新生安在

太史公春  
秋妙筆無  
不拈出

臣以此愚其君。君亦以之自愚。幾并通月氏以攻匈奴之指而忘之矣。篇中却時用匈奴月氏經緯照映。在有意無意之間。功罪得失見於言外事變既奇。文情亦妙。非作文者心眼之透。又在作事者之先不能如此下筆。

大月氏方與匈奴為讎。使月氏欲與其擊匈奴也。而道又更匈奴中。此時誰肯出身應募者。騫膽智固已絕人矣。從古不敢為之事。自有一人為之。騫之遠使。是古今第一人。天授非人力。正武帝詔中所茂才異

等。可使絕國者。驅之戰。枉其才矣。然因戰失侯。乃有通烏孫一段枝節。絕處逢生。此輩功名之路。其可以一節盡哉。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可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揣摩雄主妄想。虛願如見。故鑿空好奇之士。得以其說取之。羈縻牽轉。如環無端。皆

從此生。自非明王有道。守在四夷。惟一等庸儒之君。不爲人所用耳。

游俠列傳

急人困阨。在庸人易爲感耳。若豪傑人受人拔。矜能伐德。反以傷其心。此越石父所以寧在縲紲之中。而不受無禮之贖也。故史遷傳游俠。以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爲要領。

游俠儒者所不言。子長爲之立傳。津津不容口。必先爲游俠昭雪得明白。不與豪暴同類。正見自家文章。

推許不苟。此文人自愛其品也。

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數語非獨愛士熱腸。蓋世亂收一士。且不必計其爲吾用。而先不以之資敵。不爲我患。卽爲我用矣。此老成謀國遠慮也。其父絳侯。無此特達之識。

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此語自聰察。杜千古關說之路。

此語待會  
八則可待  
所

然衛將軍重解之義。為其言未可知也。帝此語量衛將軍太淺。故慙。不可以復言。就使復為之言。非惟無益。恐反速解之禍矣。

佞倖列傳

啗癰。鄧通所以取寵於文帝。鑄錢。則文帝所以寵通也。然景帝之怒。藏於啗癰。而發於鑄錢。竟以餓死。則啗癰者。即餓死之根也。傅后之殺馮昭儀也。始於當熊。所謂好尚不可為。而况惡乎倚伏之間。豈可定哉。佞倖至柔媚也。韓嫣為弓高侯孽孫。自是將種。乃以

態一番

善騎射習兵。中武帝好兵之主。巧哉。然是弓高之辱。李延年至為樂府新聲。郊廟登歌。出嬖倖手。禮樂征伐。小人用之。為謹身媚上之資。則亦何所不至者。

滑稽列傳

傳滑稽從六藝說起。便自滑稽矣。尤妙在六藝以下。不添一語。直接以天道恢恢。豈不大哉。有玩侮一世。傍若無人之意。談言微中。可以解紛。明笑經術腐儒之無用也。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二事不相蒙。合得無謂。豈不亦偉哉。結得無謂。滑稽。

滑稽之妙  
妙在若諧  
若謔使聽  
之者先自  
失笑故不  
勞力而紛  
自解也經  
術腐儒自  
然乎後矣

精神見於口齒。眉宇之間。只一序一贊。自足不必更看滑稽之人也。

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二語妙在無理。却有至理。從惟酒無量不及。亂悟出。直是涉世觀變。胷中圓妙。借飲酒一事發之。只此可止。不須分疏。而後數段妙情妙事妙文。無意而湊。字字入微。千載而下。使人欲見其人。而觀其出諸口者。

優孟非優也。蓋古之義俠。篤於友者也。其於孫叔敖不在振其子之貧。而在表其祖楚之功。與其廉於身。死之後。其歌與羊舌之泣。異事同情。異情同義。然叔敖本知其賢。屬其子見之。居然曰。吾死友也。豈以優待之哉。知人哉。叔敖也。

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其說自衛懿公好鶴。有狄難。國人受甲者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出來。說得悚然。有一陳涉在前。便是亡秦之識。千古偷安君臣。處承平之世。何可不念此語。

日者列傳

日者傳。止述司馬季主。與賈誼。朱忠議論往復一段。

語真見道  
故爾微妙

似史遷未着手之書。然其論宦途危險及士大夫浮  
詐亦已刻骨汗顏矣。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  
廷。必在上醫之中。畢竟是高識人語。又曰。今吾見三  
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分明料此中之無人也。  
一見季主之人。聽其言。業以聖賢待之矣。所謂居之  
卑。行之汙。借此發難耳。第二子之意。猶以為至人身  
隱於卜。常游於卜筮之外。季主以為道在於卜。當求  
於卜筮之中。一間未達。特為點破。非惟二子遇季主  
難。季主遇二子亦難。季主於二子。猶蘇門之於叔夜。

管輅之於何鄧也。

貨殖列傳

貨殖之說。昉於子貢。其來歷已不同矣。就中有至埋  
有妙用。有深心。今讀其文。而天時地理人事之變。如  
指諸掌。其本末經權。蓋必有管商之才。而又出之以  
黃老之學者也。今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  
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又曰。豈非道  
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又曰。貧富之道。募之奪予而  
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又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又曰。善

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又曰。此皆誠壹之所致。是何等本領。首引范蠡修備知物之說。以爲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欲用之家。此貨殖傳大意也。而其通篇歸重處。又借白圭一段議論。作用發之。白圭之言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其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快也。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讀此。便知貨殖非細事。貨殖之人非庸人。故曰。請畧道當世賢人。所以富者。而以卓任諸人。

實之。皆一時奇士。體用足以經國。不試於時。而小川之。太史公借以寫其胸中實用。又以補平準書之所未備耳。其意若謂平準書中一切言利之人。與利之事。究竟於國計無裨。皆所謂最下者。與之爭。而足國。生財。自有利道。教誨整齊之理。俱可於貨殖傳悟而得之。今觀平準言利。漸向剝削。貨殖言利。漸向條理。故曰。貨殖者。所以補平準之所未備也。蓋從學問世。故中淹透出來。將治身治國與貨殖之道。不分作二。事。方有此文。大抵凡事見得深者。看貨殖亦深見得。

看者淺  
極透  
公賦視者

淺者看治身治國亦淺。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其原委。乃云司馬遷遭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發憤於此。何其以細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貨殖傳言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是矣。而云心誇矜勢能之榮何也。不知人之慕富而求之其根皆出此一念。嚴安所謂觀欲天下民情見美則願之故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者此之謂也。杜甫詩有云無富貧不憂無貴賤不戚其論本此。

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搃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履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



史傳  
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精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今俗人謂太史公羞貧賤。止知看此一段。不知其看破人情世故。亦自是不可易之理。聊從筆墨游戲中寫出。豈漫然無故。爲此發憤之語邪。

則貴  
棄才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惟刁間收取。終得其力。必有一種操縱之妙。亦用聚之才。所謂擇人而任時。此其一端也。從白圭與僮僕同苦樂一語化來。吳起之御兵亦如此。卓氏舍近處。求遠遷。任氏舍金玉。窖倉粟。其弃取權畧正相同。豪傑膽識。遠出常情之外。然任氏更奇。其道其才。可以治國。鼂錯貴五穀而賤金玉。其學問總不出此。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畏憚之。千則役。

任尺直尋  
之說也

萬則僕。物之理也。說得人生廉耻。蕩然無復血性矣。然從商君變法治秦所致。令民大小。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重富賤貧。以為民勸。法令所驅。習俗因之。久而不知耳。

以未致富。用本守之。以武一功。用文持之。經權變化。是聖賢豪傑作用。治國創守。不易之道也。

太史公自序

觀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此句

有一部史記。在內。遷俯首流涕。覺千載而下。五十餘萬言中。字字聲淚。且一一本之親命。開口便云。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終之曰。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著書者。原委何如。而忍以文字讀之邪。

史記卷九終

史記

卷九

史記

五

史懷卷十  
仁。和。宋。鉞。聖。錫。父。  
漢。陽。李。國。木。喬。伯。父。全。較。  
虎。林。江。之。淮。道。行。父。  
漢。書。一  
景。帝。紀  
景。帝。德。量。不。及。文。帝。才。畧。不。及。武。帝。然。能。守。文。帝。之。  
富。疆。以。待。武。帝。之。揮。斥。者。蓋。其。天。資。愿。慤。而。微。近。于。  
闇。與。驚。如。保。家。之。子。謹。司。管。鑰。不。妄。出。入。厚。藏。豫。用。

史懷卷十

竟陵鍾惺伯敬父述

仁和宋鉞聖錫父

滇南陶珽穉圭父評

漢陽李國木喬伯父全較

漢書一

虎林江之淮道行父

景帝紀

景帝德量不及文帝。才畧不及武帝。然能守文帝之富疆。以待武帝之揮斥者。蓋其天資愿慤而微近于闇與驚。如保家之子。謹司管鑰。不妄出入。厚藏豫用。

史懷

漢書

卒有內亂外侮無以應之。七國之反始既處置不當。招釁有由。及事急不知所出。殺鼂錯以謝之。成何紀綱。事平又殺條侯。始終無一可者。諸詔令質實近古。是又其愿慈謹守之一驗也。

### 武帝紀

董仲舒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勿使並進。其言有功六經。不知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秦可綰已先仲舒發之矣。今六經之傳數千年。家習戶誦而

人不知。試思秦火之後。諸子之言盈天下。六經殘斷。如神農之前。五穀雜于衆草之中。非神識之人。辨別表章。固不易耳。

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此武帝元光三年詔也。卽位六年矣。承文景富彊。技癢欲有所爲。而休息已久。臣民習於無事。發端甚難。此是事何奴初着先爲此詔。講明漢過不先之義。爲征伐張本。以有辭于臣民耳。識

技癢二字  
寫曰武帝  
雄此

微之士當於此遏其萌。而王恢以貪躁之徒承之。兵端一開。爲此輩功名之地。雖欲中止。不可得矣。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蹏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武帝雄心畢露。于非常二字。文景用人。必求長者之意。至此索然矣。所云蹏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御之一字。甚不易言。殊自占地。步隱然以高帝自處。

爲我用一  
語得彈盜  
源頭

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古今承平。亂本不出此語。然處置此輩。自有方略。上之使爲我用。次之不爲我患。不爲患卽爲用矣。謹察二字。恐未盡止亂之義也。

武帝雄材大畧。改文景之恭儉。而後能爲之者也。班史贊曰。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蓋傲之以必不能也。風刺之妙如此。

昭帝紀

昭帝短祚。政在霍光。其可紀者在年十四而識上官桀之詐。以安霍光耳。然聰斷如此。使其享國永年。又安能久堪霍氏之專。而拱已聽之乎。霍氏之禍。恐不能待之于宣帝矣。光愚忠。身在族滅之中。而不知悲夫。然武帝託孤于光。用其愚。非用其智也。愚而後身家之安危不及慮焉。使光而智也。其自處之道在昭帝時。已早為之所矣。宣帝安得而族之哉。

宣帝紀

宣帝綜核名實。論者病其刻。不知帝刻于馭吏。非刻

愚忠二字  
在光定評

舉臯陶不  
仁者遠即  
此意

于馭民也。二年夏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模寫俗吏情形。洞見至隱。極平恕之念。極精察之言。不精察固不能行。其平恕也。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為廷平。至幸宣室。齋居而決事。是何等念頭。此固綜核人真作用也。

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雀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勿得以春

符瑞何患  
包惠無以  
處符瑞耳  
若種種如  
此則諛臣  
欺蔽亦仁  
政之資也

夏。摘。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為。令。符。瑞。之。說。于。古。驕。主。  
諛。臣。欺。蔽。命。題。也。神。雀。之。瑞。以。禁。春。夏。摘。巢。探。卵。彈。  
射。飛。鳥。應。之。一。瑞。之。興。一。仁。政。一。仁。言。生。焉。真。孟。子。  
所。謂。善。推。其。所。為。者。如。此。惟。恐。其。符。瑞。之。不。至。也。

元帝紀

言。有。聽。之。甚。美。而。其。效。足。以。亡。國。者。如。漢。元。帝。之。仁。  
柔。文。雅。是。也。王。氏。奪。漢。實。元。帝。釀。成。之。帝。為。太。子。時。  
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從。容。言。曰。陛。下。  
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

美談之弊  
流于後世  
有日甚可  
勝歎息

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廼。歎。曰。亂。  
我。家。者。太。子。也。帝。王。制。世。貽。謀。特。識。遠。見。之。言。豈。似。  
有。隱。憂。者。豈。庸。主。庸。臣。所。知。讀。班。固。贊。所。云。牽。制。文。  
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數。語。為。元。帝。傳。神。乃。知。  
宣。帝。所。以。致。歎。于。太。子。慮。其。亂。我。家。者。正。謂。其。柔。闇。  
耳。不。然。諫。持。刑。太。深。請。用。儒。生。後。世。以。為。美。談。何。害。  
于。治。乃。至。作。色。而。繼。之。以。歎。乎。晉。簡。文。帝。清。言。玄。遠。  
王。導。比。之。懷。慙。其。意。正。如。此。

元。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別。節。

其亦不  
為伍好之  
甚之而忘  
其所重則  
不可

度窮極幽眇。人主偶有所長。游藝寄情。亦復何妨。定  
陶王至。以銅丸擿鼓。中巖鼓之節。幾用此代太子。人  
主習尚。上好下甚。遂開曹魏以後。人主一派伎倆。或  
至以此與臣下角勝。交相矜慎。則帝王風量掃地矣。

成帝紀

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于  
天下。秦焚書以後。有此舉動。故為奇快。嘗讀史至藝  
文經籍志。見古今奇書不傳。徒存其目。為之氣塞。劉  
歆云。猥以不誦絕之。此奇書不傳之根也。人主求得

之。而學士棄去之。為下倍上。罪孰有過此者乎。陽朔  
二年九月。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于古今。  
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迷焉。  
為下所輕。此詔甚有關係。可使詞臣不讀書者為之  
悚然。

成帝失德。莫大于寵任趙氏王氏二端。故班史贊曰。  
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于邑。建始以來。王氏  
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  
漸矣。然趙氏之禍。止于絕後。王氏之禍。至于亡國。趙



氏為惑溺內寵其失易見也。王氏乃尊崇舅家其失難見也。此杜欽谷永之言。所以益易人耳。

刑法志

班氏論刑法從嗜欲生養說來甚有原委世間苦趣未有不生于可欲者。

大刑用甲兵。兵刑合一之旨。人未拈出。又因此一語詳古今兵制本末。自黃膚以至漢言刑而兵制之得失備焉。言兵而時代之升降備焉。古人為一事作一文。豈有別無要領別無識力而止以一文了一事者。

班氏作者之心後世之雲月露口語臣下愧哉

平。

食貨志

鼂錯論珠玉五穀貴賤之故。循環宛轉變幻而明透。然後歸重以粟為賞罰。終貴粟務農之說。節目甚妙。惟其變幻所以明透。後世輸粟入太學入穀贖罪亦以粟為賞罰之意。而行之既久。以金代之。謂之折色。依然金生而粟死也。豈復貴五穀賤金玉之本指哉。賈誼諫私鑄謂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因悟私鑄之所以盛者以官錢工本薄。官錢工本所

官錢精良則私錢不無自禁法莫妙于此

矣然其妙  
在先禁官  
吏之侵盜  
但恐禁小  
民之私鑄  
尚易禁官  
吏之侵盜  
更難

以薄者官與吏役市而侵盜之也使官錢之殺雜與私錢等則官私已自並行况又過之是官不如私也官錢安得不滯乎試能禁官與吏役之侵盜而官錢之工本厚使錢之精良者常在官而殺雜者常在私官錢行而私錢滯則私鑄不禁而自止矣

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筭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

東土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曰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糴實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宜自習于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

常平倉  
糶賤糶  
就天道  
消息言  
二論終  
以壽昌  
篇是

以利農。穀貴時減買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常平倉為萬世利。其說自耿壽昌發之。實倣平準之意。蕭望之引武帝時縣官自漁海魚不出云云。又言築倉治船。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上不聽。漕事果便。則望之之言為壽昌所詘明矣。不知壽昌之策。斟酌于時勢。以人事之窮通論也。計臣濟急之圖。望之之言。原委于理數。以天道之消息論也。大臣慮遠之心。壽昌規其顯利。望之規其隱憂。行壽昌之法。當存望之之議也。

秘書誤之

讀之錚錚  
有聲則其  
人品可想

楚元王傳

劉向

劉向好枕中秘書。誦讀之。上言黃金可成。未免躁誕。然亦少年聰明高才好竒之常。卒以經術起家。事主區區一書生。與王氏爭。又與權戴王氏之杜欽谷永張禹輩爭。始終為漢貴戚中社稷臣。其識其力。固兩次下獄。有以鍊之也。

愬諧周堪。劉向下獄者。弘恭石顯也。則恭顯之不利於堪。向一愚者知之矣。地震星變。上自感悟。欲以堪向為諫大夫。又使恭顯得與白。皆為中郎。甚不可解。

此等感悟  
總是狐疑

也。庸主當迷惑時。賢奸混殺。用舍倒置。固不足論。惟是感悟後。一番舉動。不痛不癢。爲可恨耳。當其迷惑。猶冀其感悟。業已感悟而所爲止。此則讒邪益無所忌。忠直益無所恃。而進言者始絕望矣。向之言曰。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此元帝胎病。所以釀亡漢之禍者。不外於此。中間蔽而開。開而復蔽。精神面目。周始循環於一疑之中。而不能自出。至夏寒日青。無光恭顯等皆言堪猛用事之咎。抑何其不經也。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寢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

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已可笑矣。興險人也。反乘間傾堪。而上益爲之疑。左遷堪等。後廟闕災。日蝕。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下詔爲堪暴白情形。業已豁然。徵堪爲光祿大夫。猛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而顯幹尚書。自若也。反使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堪竟以瘖死。而猛自殺。帝之所以復用堪猛者。非卽其所以殺之者乎。至成帝時。王鳳兄弟用事。向作洪範五行傳論上之。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

非此疑鬼  
則王氏安  
能代漢非  
疑鬼也天  
也

氏權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向遂上封事極諫至云  
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篡漢之事不憚明言之心  
亦極苦矣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  
矣吾將思之而卒無所發付似有一疑鬼坐其腹掣  
其手使其席天子之權而不能自用一人自作一事  
每一感悟每一改悔不使人快而反使人悶且恨焉  
向事元帝困於恭顯事成帝困於王氏二主世濟其  
庸以至於亡始終不出一疑字世安知疑之效遂足  
以亡天下乎史記季斯傳末曰遂以亡天下罪斯也

漢書劉向傳末曰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惜向也  
其亦幸向之不見漢亡也云爾向之忠無負于漢矣  
然何救于漢之亡忠臣欲救國之亡豈以此心無負  
于國而遂已哉

劉向上封事極言王氏曰陛下為人子孫持宗廟而  
令國祚移于外親又曰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  
非皇太后之福也妙于立言王莽之篡元后猶握一  
璽不以授莽向之言已驗而悔無及矣狄梁公之析  
武曌也曰安有姪為天子而耐姑于廟者蓋猶祖此

意以奪周而復唐云。

劉歆移書責讓太常博士。憫惜絕學。有一往至誠。足以動人。出于情辭之外。曰義雖相反。猶並置之。真古右文之意。卽章帝詔中所謂扶微學。廣異義者也。後世不講此道久矣。所云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與藝文志所謂碎義逃難。俱說透千古。拘儒委曲。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卽後世大臣被論。引咎請告。要君脅下。今古老奸同一作用。

蒯伍江息夫傳

漢初定天下。洞疑臣下。欲鈎其陰。故重告變之法。貴赫輩以此封侯。武帝雄察之主。承之不改。而一種陰賊小人如江充者。乘之始以逃死。終以規利用之。趙太子而效。用之貴戚。而效用之公主。而效。所謂取必于萬乘。以報私怨。後雖烹醢。計猶不悔。是此輩所以安身立命者也。氣盛計酬。志高機熟。騎虎難下。操刀必割。無已而用之。皇太子。用之皇太子。是亦不可以已乎。曰非也。上以是用充。充非此。無以自固于上用。

蒯盡小人  
為惡之勢

之皇太子。充盡頭一着。已託出無餘。充雖強黠。恐亦莫能自必。然上猶曰。人臣當如是矣。充何憚而不用之皇太子。以博上此一語哉。獸窮鳥困。不得不出于。巫蠱一事。以為僥倖自出之途。而雄察之主。至以社稷之重。骨肉之親。供其用而不之悔。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謂也。然充以其術亂趙。先充死而收其父。兄弃市者。越也。又以其術亂漢。後充死而夷三族者。漢也。雖不足盡其辜。天處賊奴。亦快哉。武帝求跡弛之士。小人無才。固不能有以中之。充自

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以敵為師。四字較古者受命不受辭之說。更為精妙。自是權略人語。小人為惡資本也。

息夫躬議論無所避。眾畏其口。此從來小人脅眾深。穿自作護身之術。俱不出此。王嘉謂躬傾覆有佞邪。躬躬首詆嘉健而蓄縮。四字人亦不能合說。折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曲盡庸臣途遠。日暮候國情狀。正其有口可畏處。至其歷詆公卿大臣。雖小人先發制人之計。然描寫承平。臣子庸軟。婿。

小人之口  
最毒然罵  
庸臣却痛  
狹

安情弊緩急難恃千古一轍可為寒心而王嘉謂其  
 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雖破正造深刻  
 則傷恩惠始終以為不可用真大臣識微慮遠之言  
 躬終不能勝正也

賈誼傳

陳政事疏君父之前開口便云痛哭云流涕云長太  
 息想見文帝寬容不讓遜達不拘處逐段數來隨筆  
 成變不局局文章家分解之法其胸中眼中看往事  
 落落然歷歷然間架節目確成一片說來有情有理

有機有勢識力原委深厚廣遠其言有驗于目前者  
 有驗于易世者故傳末云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  
 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  
 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  
 反此段結局與誼之言先後相應正明其見之確而  
 處之當也合全文讀之如削諸侯制匈奴之說鼂錯  
 輩猶能言之至其所論紀綱風俗根本元氣則大儒  
 之養大臣之識其本未來路與一切才士不同讀之  
 愈遠愈切愈切愈遠惟其心熟意滿氣盛語透所以



人知其銳。不知其鍊。知其鍊。不知其厚也。

絳灌武人。詆毀賈誼。正謂其文士無用耳。誼却以繫

單于頸。一事勝之。耻以文士自了。真書生習氣也。然

其論敬禮大臣。又若為絳灌地者。能無愧于賈生邪。

古人論事。見其大體。而不及其私如此。

臣子于國家大事。有人所不能。而已獨能之者。苟真

有以自信。亦不嫌于排衆。而自任者。何者。國家大事。

與其使不能者。敗之。不若使能者。了之。蓋用舍之關。

于已者。輕而成敗之。關於國者。大起念在國。不知其

在已與在人。也。賈誼有言。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

又曰。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無以易此。真有以自信。

而不暇于讓也。人或謂其少年。輕躁。羌人之叛。上問

誰可將者。趙充國對曰。無踰于老臣者矣。充國七十

老人也。豈亦洛陽少年乎。

爰益鼂錯傳。鼂錯。

錯三奏。其一論以夷攻夷。主于應變。其二其三皆論

募民徙塞下。主於持久。則其所恃在募民積粟。而不

專在以夷攻夷。明矣。其妙皆在於核。蓋邊情遠而兵

事危一有不核。非惟難行。亦近于欺。手畫口陳。歷歷在目。所謂不敢以疑事嘗試于上。告君之道也。以蠻夷攻蠻夷。蓋中國原有長技。我為主而用彼輔之。故曰帝王之道出于萬全。此以夷攻夷之本也。若中國之長技已失。在我本無足恃。而一聽于夷。此微倖之計耳。豈所謂萬全哉。宋以金亡。遼遼亡而宋弱。以元亡。金亡而宋亡。不修已而恃人之過也。募民徙塞下。使有事時免于調兵募兵。蓋洞見客兵之害。而思有以代之。其道不出此。然其經畫處分。非

調客兵固不如徙民之為根本也。但徙而下強其不願又令安樂而不思故鄉此等作用談何容易

可急求而捷取也。徙之之初。既不强其所不願。而田廬匹配。城塹器具之屬。一一為之所。使先至者如歸。安樂而不思故鄉。後者相募勸往。自為戰守。而非以德上期得募徙之實用而後已。其不曰募兵而曰募民者。所以使民漸化而為兵。非一日之故也。雖以徙為名。一部屯田。全局藏于其中。其善後未盡事宜。詳是于第三奏內。有節次。有情理。胷中極透。下手自細。自妥。然每見募徙之民。有一試輒効。而不堪再用者。由事平之後。氣驕體惰。自民而化為兵者。復自兵而

化爲民。兵再化爲民。則不復可望爲兵。而不肖將吏。弱者與之。偷安。賣閒。強者因而浚削之。法久而敝。初意不復可尋。故選置良吏。明管子什伍教習之法。又所以防其兵化爲民之漸。而終募徙之局也。

賈鄒枚路傳

鄒陽

路溫舒

觀鄒陽諫吳王。當其反謀尚隱。出口甚難。而危心苦語。精誠動人事。梁與詭勝。迺梁事敗。見王先生爲梁周旋。事濟而後已。蓋持正而忠于所事。不負心人也。亦文士之有品者矣。身處危亂之邦。不避其難。而又

有此品謂  
之文士方  
不處

殺人手滑  
者更多

能超然禍福之外。其智亦自過人。史遷以鄒陽與魯仲連同傳。若載此二事。猶與其排難解紛。亂功成。辭賞氣類相合。獨取其獄中一書。反覺合傳之無謂。路溫舒緩刑。䟽痛切懇至。入骨刺心。當武帝嚴酷之終。宣帝綜核之始。所救不小。良由身作獄吏。從殺人場中鍊出慈悲至性。孟舒輩作獄吏而卒。成長者亦此意也。

景十三王傳

河間獻王德  
長沙定王發

中山靖王勝

河間獻王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

史襄

卷十

漢書一

帛郎今收藏鑑賞家貴舊板書之意也

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

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

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

以稱為藩臣借二王語互作斷案妙甚然中山王是

一種作藩王真受用學問觀其聞樂一對甚有戒心

安知非感于藩王侵削自晦于聲色為全身奇憤之

地乎明帝永平中法憲頗峻北海敬王睦謝絕賓客

放心音樂歲中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之曰朝

此雖賢王  
真受用然  
必得自晦  
之意方妙  
一味奢淫  
不可

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

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

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

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此即中山王之意也

陳思王紛紛求自試正逢忌者之機煮豆之悲誠有

以自取也

長沙定王發即光武六世祖也其母唐兒為程姬侍

者上召程姬姬有所避不敢進因飾唐兒以應上醉

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生子發中興之符兆于此

矣。然則唐見發祥之奇，又豈自生一長沙王而止哉？  
觀江都廣川所為諸淫暴事，有絕不近人情者。殆定  
陰陽中一種戾氣，臣民中一段劫運也。

李廣蘇建傳

李陵願自當一隊，以分單于兵。毋令專向貳師軍。計  
亦自奇。然其機緣際遇，節節相左。蓋亦有奇數焉。武  
帝時自請擊匈奴者，雖一士之微，必加勸助。陵雖云  
以少擊衆，然中國之師，計自應出萬全。豈有以五千  
人委虜之理。上曰：吾發軍多，毋騎子女。陵言出而難

兵凶器危  
安可孟浪  
出奇以國  
家士卒為  
嘗試即僥  
倖而免亦  
不能無罪  
況敗乎况  
敢而降虜  
乎後奇蘇  
武書猶責  
漢負德何  
喪心之極  
也

于自止。對以無所事，騎上漫然壯而許之，不為之所  
使。陵違心忍氣，冒死一往，以塞其言。已挫其銳而孤  
其心，奇數一也。已乃使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  
德羞為陵後距，上書不進。上不問博德，以私恨國退  
遛之罪。反疑陵悔不出，而教博德上書，奇數二也。與  
單于戰，所射殺過當，單于將引還，諸當戶君長止之，  
管敢降虜，具言陵軍無後救，為之鄉導，奇數三也。三  
者皆可原，獨其畏死降虜，與庸人無異，降虜無論矣。  
又說蘇武降，是亦不可以已乎。曰：分謗也。說武不降。

至誠之愧  
人甚于答  
歟

見其至誠而後涕泣。露襟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良心不死矣。

司馬遷違眾冒嫌而救李陵，人情所難，其誼可取。而其語近駭，遷此時只合答漢救之不至耳。即上亦曾悔陵無救，以此為言，機自相入，不宜盛稱陵為國士。為名將，豈有國士名將而降虜者？且業已降虜，猶謂其將欲得當以報漢，何其迂而悖乎？遷文士也，從來文士耻作文士，喜譚奇功，通輕俠，既無卓識，具眼灼見其人，始終輕信，亂交，未有不因人虛名空言而自

說盡文士  
病痛

受實禍且為人品累者

衛律說蘇武降，武罵之，且曰：若知我不降，明欲命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此始矣。非惟語壯氣強，亦藏有機權作用在內。律庸人，也不可曉以是非，而可怵以禍福。蓋以一絕大于係推付與律，乃可以寒其心而塞其說降之路也。夫機權作用，正武所以自全其節耳。

武在虜中，聞武帝崩，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正以報其

南鄉哭臨之誠也。重其禮且遂其志。千古特典忠臣。出氣。魏將于禁為蜀所虜。吳得而歸之。亦令謁武祖廟。雄主賞罰過矣。鉞矣。

冤枉累人  
忠如蘇武  
幾乎不免  
上將何以  
保身哉讀  
之寒心

武與桑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其得大臣體武精忠為外夷觀瞻才一問及。就使保全。所傷亦多。古人不以朋友累人。不然忠如蘇武。一李陵株連足矣。又奚待謀反之弘羊哉。

董仲舒傳

仲舒儒者。其告君之言寬大。春容不急急于指切一

仲舒儒者  
氣象了此  
觀其八九

事以說理為主。然理明而事情自見。無賈生之激。無龜錯之峭。而氣運闊深。波瀾紆迴。自是漢人文字。所謂學問道德之氣鬱鬱芊芊。然見於筆墨之間者也。本言富貴者不宜侵民之利。却從天人古今發端。其原委起止。已自不同。而以上天之理。太古之道。結之看來。似迂說來。甚切。古人言語前後皆留餘地。以養之。故其入也深。而其傳也遠。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兒寬

廷尉有疑。奏使寬為奏。奏成以白。廷尉張湯湯大驚。

召寬與語。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此語從學問中出。武帝不必言。即張湯亦自不凡。士有一言之善。大臣與天子立知之。才者固快于自見。昏庸者亦安能一日苟容哉。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闕。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檐負。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見寬亦是古今第一。知棄取。占便宜。人所謂日計不足。歲

此策取方  
占便宜

計有餘者也。催科之術。孰有工于寬者乎。

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是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此言為相如善後耳。若不以獻諛之心。出之移之。以論他事。豈非古今謀斷定案哉。

張湯傳 張安世

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



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安世能識  
十書三篋。非獨以敏勝。亦以慤勝。以敏識易。以慤識  
難。非一切書。鹿腹竒行秘書輩可比也。其輔少主處。  
盛滿作用。條理之妙。實從學問中出。與霍氏成敗相  
反者。學不學之效異也。

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  
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此言甚有大體。不惟慎  
于自處。亦高于處人。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其妙全在  
此。不然。上語爲蔽賢人口實矣。

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  
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  
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  
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  
以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霍光悶悶于  
此等處。見其條理井然。不得不以大臣之識推之。所  
謂味道有子李嶠無兒。正如此看出。

史懷卷十一  
以禹爲不林。效曰。雷九。其寒。劫九。與矣。雷。武。闕。國。于。  
夫。光。資。門。開。出。小。前。臨。日。背。介。文。書。武。出。其。贊。于。焯。  
圖。式。禦。山。以。流。矣。于。焯。以。權。兵。車。書。武。以。如。圖。無。所。忘。  
製。密。殊。軍。並。四。文。學。品。以。嚴。備。大。祿。中。武。問。于。焯。焯。  
所。交。州。身。十。于。焯。與。露。武。于。出。財。爲。中。源。祿。焯。其。前。

史懷卷十一

竟陵鍾惺伯敬父述

仁和宋 鉞聖錫父

滇南陶珽穉圭父評

漢陽李國木喬伯父全較

虎林江之淮道行父

漢書二

杜周傳

王氏取漢深矣。惟劉向預見之。而頌言之。天子雖不能  
能用。猶知爲王氏起此議。至召見。嘆息悲哀。其意曰。  
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當其時爲人主者。豈遂截然不

知有王氏者哉。人主不能截然不知有王氏。而天又以日食告以地震告。為人主者。卽至愚。欲不舉而歸之王氏。不可得也。有杜欽谷永者。起始暗取後宮以代之。使人主盡撤王氏之備。以備後宮。漢乃截然不知有王氏。而王氏得以其間掩其目。以制漢之敝。嗚呼。二子亦爲一身報王氏耳。孰知爲王氏取漢。遂莫有工于此者哉。且後宮與外戚。其說相近。二子與向。又俱以經術應變。陳言爲名。宜漢之入其彀中。而不知也。劉向之說不行。世何敢復言王氏。繼向上封事。

說而之名  
與事不

請退大將軍鳳以應天變者。獨一京兆尹王章耳。鳳且懼。教鳳上疏謝得無廢者。欽也。鳳雖得無廢。而心慙求退。說使勿退者。欽也。鳳不慙且退。乃遂殺章。而不疑章死衆寃之。鳳又慙說鳳舉直言極諫以救其過。于是章死而不以爲寃。而漢益不可爲矣。史稱欽深博有謀。優游不仕。以壽終。欽何求于王氏哉。不過感王氏之知己。而甘以其身爲桀犬耳。谷永小人也。見鳳方用事。陰欲自託。有所恃而不爲忌。明以申伯指鳳。至云願具書所言。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

韋中郎莽  
大夫尚不  
自惜况欽  
谷小八乎

人而有才  
苟非聖賢  
不為君子  
則為小人  
數語直抉  
其源有痛  
哭流涕之  
意  
是雖音之  
罪人然上  
為知己者  
之猶愈于

友履小人  
論至此憐  
才之苦心  
漚出矣

為誠天意願陛下省察是其黨戴王氏已顯然不畏  
人主知猶謂漢有人乎原其本未欽優于永然其為  
王氏取漢而漢不知及其成功一也士之求自見自  
達未有舍人主而先求之私門者人主弃之而私門  
收之是人主自以士徇私門而竟以國從故曰人主  
愛惜人才自為社稷計茲非其明著痛切者哉欽超  
為桓氏謀主以父情忠于王室不令之知死至錄其  
所與桓氏往反密計屬門生呈其父以斷其哀吁為  
超者亦苦矣超俊物世莫能知其入又非可以名譽

辭祿收也桓元子雖爽其氣誼必有相感者至不愛  
其身以報所知不愛其名以報所生誠使晉能先桓  
氏而收之超亦何苦而出于此哉若超者固杜欽之  
流也

哀帝即位杜業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體之  
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于大  
吏皆權臣之黨其言危苦懇至班氏著此于欽傳之  
未欽附王氏亡漢公案定矣

武五子傳

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寃此易事也難在上怒甚時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出身上書是古今第一好膽然其言曰子盜父兵別尋一罪名坐之乃可爲出脫謀反之地凡解紛難立言必須有法若直言太子無罪則反重其怒矣上知太子無他意使車千秋得以其間訟太子者安知非三老先着之妙哉

宣帝謚太子曰戾蓋以孫而謚本生祖也不敢顯其曾祖之失耳雖情不勝禮然在後世亦難行矣上已憐太子無罪而悔之矣舍其怒而從其悔其可乎巫蠱之禍中於骨肉班氏以爲武帝用兵弗戢自焚之故因果報應說得悚然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一語天人透悟之言

昌邑王賀在國時數有怪郎中令遂諫不聽居無何乃被徵遂之言幾不驗驕主諛臣處此益肆然無所忌矣其應乃在被徵之後災祥之理豈可以目前定哉

宣帝卽位心內忌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察之爲

觀此則知  
養難廉禍  
之非

賀者危矣。敝條奏賀起居。著其廢亡之效。上由此知。賀不足忌。所謂以小察而全大恩者也。不然賀固可憐。所傷主德國體多矣。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武帝好文之主也。嚴助以文學貴倖。特予補外。為會稽太守數年。不問聞。賜書責問。待下綜核如此。不以文士優容之。此漢治之所以無敵也。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待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乃

不獨理義  
悅心遠于  
色欲便是  
良藥

歸。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今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從古無以詩文醫病者。自宣帝之于太子。始乃知枚乘七發。陳琳草檄。非一切妄語。蓋以聰明之主。處父子之間。其體悉調護。別有異想。有至情。有妙理。出尋常禽犢之外。

賈捐之議。論文章甚有可觀。始短石顯。不得進用。與長安令楊興更相薦引。欲得大位。復短顯。興曰。顯鼎貴。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又為奏薦興。竟為顯所中。下獄死。功名熱中。反覆至此。身

名俱敗。悔不可及。從古躁進之患。在才士最易為劇。戒之戒之。

東方朔傳

武帝雄主。使東方朔與侏儒共論饑飽。自然置身無地。朔給侏儒以若曹。無益于國用。徒索衣食。此韓非所謂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從來治國通患。朔借侏儒發之。朔陳農戰疆國之計。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朔滑稽與商韓似不相入。學問實用。不測如此。朔直諫。皆擇其大者。餘皆其遊戲之時。所謂養其全

力待時而發也。豈屑屑然以諫立名者哉。不屑屑然以諫立名。此朔之所以不妨于遊戲也。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

車千秋 楊暉 陳萬年

中國用一人。外夷觀望。以為輕重。車千秋以一言寤意。拜相封侯。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故。使者以上書言事對。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此單于亦自不凡。遠使謂寇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亦是此意。顯成帝時。單于見董賢為大司馬。輒賀漢得賢臣者。眼識相去遠矣。然

史懷  
卷一  
為外夷者。未必皆此輩。中國舉動。亦何可自輕邪。  
太僕戴長樂告楊惲書。備極羅織。止免惲為庶人。惲  
子孫會宗一書。遂致極刑。愚謂惲此書。雖涉怨望。輕  
傲未至。如長樂所告也。惲不死于長樂所告。而死于  
此書。異哉。蓋人告之者。其法尚在疑。自為此書。以實  
所告。此惲之所以死也。處疑謗之中。在廢棄之後。筆  
墨語言。何可不慎。

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  
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  
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  
為御史大夫。吉篤慎賢相。猶以萬年媚已薦之。仕途  
好諛。千古一轍。曰及萬年者。私之之詞也。竟代定國  
為御史大夫。媚之為效。一至於此。人亦何憚而不學  
媚乎。今孤直之士。簡於權貴。而動以賢者待人。望其  
破俗情。以薦已。豈不難哉。

楊胡朱梅云傳

朱雲  
梅福

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薦朱雲。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  
大夫。及雲請上方劍。斬張禹。上大怒。將斬之。左將軍

無限淋漓  
感慨



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同是千古篤友為國之人。然嘉于無事時薦雲作大官。不如慶忌救雲于死。事難而義正。要其義重。不避嫌。不畏死。則一也。國家欲得不二心之臣。當于此求之。

朱雲欲斬張禹。斬其黨王氏者也。梅福上書訟王章。訟其攻王氏者也。皆是漢忠臣。雲病不呼醫飲藥。王莽顛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處篡革之際。結局皆妙。而其志皆有可悲者。雲知王氏之必篡漢而力不能為。病不呼醫。即范文子使祝宗祈死之意。福始去

為福一腔  
血誠特為  
托出何等  
孤力讀其  
書友其人  
論其世吾  
待鍾子焉

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一腔熱心。欲完漢社稷于王氏貪吻毒手中。如拯溺救焚。此豈潔身自了之人。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臣莫敢正言。班氏著此一段。明福為漢本領主意。不出于此。上書言言援引古今。不露本題。乃云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其意全在訴王章之枉。發明王氏篡漢先除礙手之由。蓋篡

奪之人。智可蔽主。力可脅衆。全仗一二膽識不二心之臣。洞見其微。而遏之。將然未然之際。王氏取漢其勢已成。又有張禹。孔光。杜欽。谷永輩。以漢之臣子。爲之委曲效死。出力定計。洞見而欲遏之者。劉向。王章。朱雲。及福數人而已。福之力。訴王章。猶爲漢置一攻。王氏之人也。福始終血誠。非爲章。乃爲漢也。必不可爲。而後弃妻子。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以自見其志。蓋以首陽之義。報漢云。爾今謂雲爲達生。福爲高隱。非知二子者也。

霍光金日磾傳

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尚璽郎亦自是一託孤之臣。惟光能識之。

宣帝卽位。乃歸政。上謙讓不爲。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霍氏禍始此。不在驂乘也。雄察之主。久處隱約。豈能堪之。光死後。霍山輩何等庸人。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英主作用。已自

深妙。魏相又白去副封。其侵削霍氏。咄咄逼人。而甚有節奏。矧霍氏以駭罔諸見應之邪。霍禹曰。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只我家將軍四字。便可族誅。魏曹爽正是此一流人。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為漢所獲。遂與霍光同受顧命。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卓識過光萬倍。何止篤慎也。嘗怪武帝連年代匈奴。得不償失。乃得一日。殫為社稷臣。奇甚。昆邪率眾內附。以數萬計。所獲雖多。不可與此並論也。然唐明皇寵信安祿山。又是此

社稷臣何  
鬼不有然  
論者曰  
論者曰

等識解誤之。

趙充國辛慶忌列傳

趙充國

從來夷狄情形。合則強。分則弱。善制夷狄者。常使之分而不合。充國之言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看分合二字。甚透。先零諸羌解仇交質。合之執也。充國始終作用。主意全在捐。罕開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專行先零之誅。使其分者常在羌而合者常在我。勿令虜交堅黨。合中國制夷狄之法。不出于此。然均之羌也。可以舍罕開而誅先

古人用兵  
為中先有  
成算分合  
二字乃充  
國制義成  
算故始終  
舍罕开惟  
擊先零正  
分合之妙  
也諸葛曰  
孫權可與  
為援亦此  
意若今日  
擊先零明  
日擊罕开  
不獨驅分  
為合而制  
美之權先

零獨不可以舍先零而誅罕开乎。曰：罕开之要領在我也。罕开之要領在我者，何也？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先零果反。此罕开不合于先零之要領也。要領在我，然後用吾威信以柔伏之。故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遣歸，分別善惡，宣示天子購斬之令，解散其心，使罕开欲復合於先零而不可得。故辛武賢充國所薦也。與充國異意欲擊罕开，充國駁之。至公卿皆是武賢議，天子以書勅讓充國，令其

其勞且疲  
之亦不勝  
矣

引兵從武賢深入，充國以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因陳兵利害，其言曰：先零雖與罕开解仇約，結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適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堅其約，合其黨，數語最透。充國肯使已分于先零之罕开，復與先零合哉。及擊先零，降斬無數。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此舍罕开而誅先零之效也。然不得罕开所以不合于先零之故，則同一羌也。或舍之，或誅之，先

此最要緊  
不然則死  
為羌責矣

後之間亦安能了然于心乎乎。

充國舍罕开而擊先零。罕开內附。先零已孤。重以降

斬之威。先零所餘有幾。而猶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

傲。如治癰者。使之熟。而自潰。老臣為國久遠。萬全之

計也。

充國條奏屯田。妙在為將者不避嫌疑。為上者不拘

文法。所以能成其功。然其膽識從精忠出。有一片至

誠。足以格于上下。通于始終。觀其言曰。吾固以死守

之。明主可為忠言。守之一字。是其本領。不敢料其主

得此意而制夷則白不勞力

之不明。而不以忠言自盡。真心憂國。千古議論功名

之士。所難在此。上前後賜書往返。尚確務求詳妥。充

國據問條答。不敢作一影響皮膚之語。極曲折。極直

遂。以論事為主。文之工拙。非所計。然其文不期妙而

自妙者。志氣所至也。志氣者何也。誠也。明也。

武將籌邊。其事之核鍊。有若鼉錯之策。劄奴者乎。文

臣奏事。其文之高妙。有若充國之條屯田者乎。上之

聽言。不以此責其臣。而曰不拘文法。下之告君。不能

以此自盡。而曰不避嫌疑。此朦朧苟且之道也。

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諸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可見從來會議不公。不明。朦朧觀望。不足恃者。非惟識慮不足。亦真心為國者少耳。陳湯有言。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比所見。事必不從。此千古會議通患也。魏相一人一言。便可破盈庭之議。宰相之關係邊事如此。

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讀充國此議。老將血誠千古不滅。乃知人臣以不伐為美。猶其第二義也。不伐之美。在一身避嫌之害。在天下國家事有近於自伐。而以為國者。充國是也。誠

居已往之功則不伐為美若利害當為後法而徒襲不伐之虛名不幾誤國乎此充國為不可及也

之至也。誠不如充國。未易語此。無踰於老臣一語。充國徹首徹尾。自信之言。避嫌之事。賢者不為。充國固有所不屑也。

傳常鄭甘陳段傳

陳湯

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犇喪。司隸奏湯無循。二。漲。運。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薦。一。士。而。以。爵。徇。之。又。以。身。後。名。徇。之。此。古。今。人。情。所。難。今。統。袴。之。子。無。事。能。結。識。奇。人。有。事。能。舉。所。

知者有幾。况以其身連坐而不悔乎。

數語功罪已明

陳湯之擊斬郅支。較之傅介子誅樓蘭事。勢更難。名義更正。謀慮更遠。蓋郅支與樓蘭同為殺漢使。而湯之意尤重在郅支。負漢之後。與康居為一。後為邊患難制。特以殺漢使為名。及今除之多。此一片苦心在內。故其與甘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久畜之。必為西域患。此

不費兵餉  
而斬單于  
於萬里之  
外猶以為  
罪則後世  
邊境日云  
而糜耗天  
丁為中國  
羞者其罪  
又當何如

法吏可以  
理奪之奸  
臣可以正  
斥之惟腐  
儒持迂濶  
之論盜經  
術之名不  
原情不知  
變正色排  
擠令功臣  
義士捨身  
為國一段  
苦心無處  
控訴則其  
罪不較法  
吏奸臣為  
更甚我伯  
敬特為拈

湯擊斬郅支單于本意不獨以其殺漢使也其進討  
郅支用兵機宜有節次有紀律謀而後戰必勝而後  
發非掩襲僥倖捷取於一擊以為奇者斬單于首得  
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千古快事然在介子  
則為功在湯則為罪者介子之往霍光白遣之而湯  
以便宜行事故妬功者得以矯制之罪罪之法吏腐  
儒姦臣合黨同心羅織惟恐不密機穽惟恐不深灰  
英雄之心不顧國家利害匡衡經術宰相甘心為石  
顯出力排擠不至於下獄論死不已善哉乎劉向為

湯上疏曰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斬郅支  
之首承聖指三字出脫湯矯制之罪甚妙湯之罪無  
可指而湯之功全矣谷永之疏止天子僅出湯奪爵  
為士伍千載傷心後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  
百僚議數日不決天生此一事為湯昭雪結奸臣之  
舌而唾其面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  
臂不能誦申已自可憐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  
通明此一語媿死妬功諸人至其料敵神妙知烏孫  
瓦合不能久攻屈指不五日而解使匡衡輩立其前



出悲憤深矣

痛惜湯才幾于哭矣

傷心酸鼻不忍再讀

聞且見之其靦顏汗背何啻鉄鉞之誅湯此後自可吐氣論功食報無疑而猶以代人作章奏下獄徙邊湯一生勲名竟以此結局總之湯才畧絕世而貪之一字是其胎病始終罪案為奸臣借口不出於此然前斬郅支後料烏孫廷臣中固不能舍湯而別尋一不貪者代之祭彤廉將也光武美其清約封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無不悉備如此為將者亦何苦而貪漢法邊臣功賞極厚獨儉於一湯使萬里功臣至為人代筆自潤可憐可恨亦

可羞奸相庸主之過也不然湯之功罪甚著一時君相封賞之何其明白正大而壯侯之謚留為王莽行其私辱孰大焉

邊臣之功與生事原自不同

衛司馬谷吉送郅支侍子而郅支殺之原情定罪較樓蘭有加不誅何以為漢且吉上書請往所謂無畏知死不避虜殺之不問何以勸遠使死事之臣乎谷永吉之子也郅支殺吉而湯殺郅支為永父報仇永之為湯冤訟正宜耳然不如耿育一書痛快直遂語語指斥匡衡無所回互使人臣不得以經術飾奸尤

得奏事之體。

雋疏于薛平彭傳

雋不疑薛廣德

疏廣

于定國

暴勝之為直指才位威名種種自負非雋不疑之氣固不足以奪之然勝之亦自不可及今上官純以衣服言動責下縣令中有賢如不疑者不能去其素服手板以見郡倅况褒衣帶劍而見直指乎不疑教勝之氣彊而語平作吏自為嚴而教人以寬威行施之以恩一語所救不小自是對病之藥其作用從學問中出難為俗吏無本者道也

拈出臣心  
令知潔身  
亦自有道

二疏教太子有盡心盡力處不徒以保身知幾自了而已太子外祖父許伯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寓意甚苦立言又妙若無此段正論師傅之道未盡後之徑去亦屬無謂太子年十二頭角已露根器庸柔二疏已窺見之知有王氏之禍機不可為而後去所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徒以一身

詩云他人  
有心予忖  
度之伯敬  
之謂也

為民父母  
行何獨無  
此心

史傳 卷十一  
禍福論哉。觀其言曰。富者衆之怨也。我既亾以教化  
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語語是處。亂世自全之法。  
蓋亦知天下之將亂。有傷心而難於明言者。託為達  
生之論耳。若二疏者。始終出處。固梅福之流亞也。  
東海孝婦之冤。于定國請之太守。不聽。乃抱其異獄  
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必有此一片至誠。乃可以辭於  
孝婦之死。宋歐陽修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  
我俱無恨。其本領未易言也。  
定國迎師執經。詎是漢一切獄吏舉動。乃知持平無

冤。從學問家訓中來。刑獄一事。關係至重。非文墨俗  
吏所能了也。

亂者盜之積也。大盜者小盜之積也。盜發吏不亟追  
與盜為市。反繫亾家。以待對簿。一盜之興。捕盜者之  
利而亾家之禍也。以故亾家不敢復告盜。以寢廣課  
吏者不察盜之寢。廣徒以不見亾家之告。反使俗吏  
有盜息民安之迹。與名上下相蒙。吏治之蔽。養亂由  
此。上始卽位。關東連年被災害。上數以朝日引見丞  
相御史。入受詔。條責以吏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

粉飾養癰  
古今大都  
如此可勝  
三嘆

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寢廣。此等情弊。吏之所不及察。而上洞見之。以責其大臣。漢世人主。抑何其綜核也。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諫。至欲自刎。以血汙車輪。詔態不無過。然廣德爲人名。爲溫雅。溫藉。而有此直節。固不得復少之。且使容容默默者。不能以溫雅。溫藉。自解也。

王貢兩龔鮑傳

李彊爲益州牧。喜曰。吾真得嚴君平矣。寫盡俗吏之淺然。亦士之自賤。入爲守令。所輕有以致之。今時作官其地。以得一士爲喜。如彊者。可多得耶。

可喜之士  
如君平者  
又可多得耶

王吉事昌邑王。淫暴之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只是不負心耳。昌邑旣廢之後。上疏言得失。議論不必奇。而深厚老成。在宣帝彊察之時。尤爲因病之藥。惟其近迂。所以益切。蓋宣帝操切。故以迂救之。上直以爲迂。則失之矣。

觀貢禹始終陳言。君臣之際。亦幾於信。而後諫者矣。其意本於忠愛。其文流於經術。而一往深至質核。若

豺狼當道  
女問狐狸  
以此責責  
負何能解

以村老家僕口齒出之語未卒而至誠達于面目此  
言之所以多見用也人臣言而見用又何必明其意  
之為忠愛文之為經術邪但人臣言事擇其大且急  
者元帝時恭顯用事王氏亂內釀成亡漢之禍劉向  
能言之而得君不如禹使其言出禹口或能有所感  
動藉可言之資而自失之非識之不至則膽之不足  
必居一于此矣

韋賢傳 玄成

帝玄成陽狂讓爵于其兄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

坐不駕駟馬車騎至廟下削爵為關內侯自傷貶黜  
父爵作詩自劾蓋未襲爵之前以克讓為美為人弟  
之道也既襲爵之後以守成為賢為人子之道也

魏相丙吉傳

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洛陽武庫令自見失  
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椽追呼之  
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我用  
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  
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

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荷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權貴人身死。上官侮辱其子孫。以立威名。仕途自有此一等惡習。然武庫令去官。而相追呼之。相之不肯逐。令明矣。相智人也。不欲有此炎冷之迹。然觀其自恨數語。可見相欲存厚道。不過爲作官計。意在生。大將軍而不在死。丞相也。殆矣。二字不覺露出本情。霍光責相。甚有大體。却是長者之心。大臣之言。相與霍氏有郤。而終抑

見其肺

之。其根在此。霍光責相。良是。至以此一事銜之。因事致之下獄。則過矣。

魏相怨霍氏。不惜屈身違意。結外戚許史。以傾之。真巧宦人。諫伐匈奴。與許史何與。而云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因事獻媚。與谷永之託王鳳。何異。其心迹險闇甚矣。

丙吉保護皇孫。絕口不言舊恩。人知之。昌邑旣廢。曾孫于昭帝。其序爲孫。吉奏記霍光。請立之。膽識過人。光聞而慙。援立一不得人。昌邑之事。豈堪再見邪。吉

便非淺薄  
人所不能

此舉所全甚大。其功在保護魯孫之上。吉之絕口不言前事。亦以大臣謀國之道。自處耻與乳保分功。見定策之意。別有所在。不為私恩耳。天生一掖庭宮婢。則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丙吉知狀。似代為吉自明者。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咎。汝安得有功。獨滑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毫不以一語自及。而一宮婢二十年前微暗功。過口道如昨日。則已之保護舊恩。不言自明矣。何其巧也。既有舊恩。而又多一不言之美。大有作用人。史稱吉深厚。

真不虛也。

吉起獄小吏。文采不及魏相。而德量過之。其為相持大體。識見議論。又似從學問中出。相救時才相也。微帶險刻。巧而善宦。然猶能盡力國家。非全用其巧以自營官職者也。

睢兩夏侯京翼李傳 夏侯勝 京房

黃霸以夏侯勝被累下獄。非惟不怨勝。反從勝獄中受經。是千古一定力人。能了生死者。未可以好學盡之也。然了生死。方是學問得力處。朝聞道夕死可矣。

此儒家涅槃語。霸從何處得之。

京房與上論幽厲一殺。更端詰問。節次甚妙。然語漸切而漸相侵。步步逼人。使人難堪。臨亂之君自賢。其臣二語。庸主精神自家寫出。然上之所以對之者。亦覺有無數慙憤在內。而房不知。使人主慙憤而進言者不知。則進言者危矣。房猶欲以占驗行其考功之法。與石顯作對。寓經濟於術數之中。其計誠愚。而其心誠苦。元帝柔魔作祟。房請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不許。出房為魏郡太守。又止無乘傳奏事。房

步步入石顯殼中。尺寸不能出矣。兩上封事情辭無緒。張博一案。自處敗局。以快囚鋒。房此時方寸亂而手足忙矣。騎虎難下。悲哉。

房上封事引秦時趙高川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起之。此事甚僻。可補正史之遺。為從來君子攻小人。輕發不勝。殺身亡國者之戒。

趙尹張韓兩王傳

趙廣漢 韓延壽

尹翁歸

張敞

先是賴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



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鉅筭。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破壞姦黨在於攜之。蓋國不能無姦民。而患於姦民之合。姦合則爲黨。姦易得而黨難窮。廣漢鉅筭之法。使其有姦而不得爲黨。雖近於不厚。然居官御下之法。不出於此。江乙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此之謂也。姦黨既散之後。此法不可輕行。爲民

上者爲風俗計。又當有以處之。故韓延壽繼廣漢爲太守。欲更改之。教以禮讓。非相反也。最是廣漢善後之策。然改前官所爲。深厚不露形迹。不生嫌怨。最爲有法。

罪象之本

古人用衆之道。雖權術牢籠。必有真精神出之。乃不敗。露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與張湯讞獄歸美。正監掾史。同一操縱。而史云。行之發於至誠。至誠者。真精神之謂也。又云。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

不能恐亦  
難強

力與否。廣漢聰明。全是精神所至。他人效者莫能及。才能可強。精神不可強也。

盜劫質索貨。吏顧質不敢并擊。此劫質之所以盛也。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廣漢將吏到家。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合。或時解脫。二人即開戶下堂叩頭。魏夏侯惇為偽降者所劫。惇將韓治叱持質者曰。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賴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惇得

必從分業  
語中變出

免魏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舉可為萬世法。浩之截不若廣漢之婉。然廣漢之言猶有愛質之意。其權與賊共之。浩則使賊全失其所恃。而我全制之矣。處劫質。惟此兩法。等而上之。宋公子目夷之所以應楚者。其作用亦不外此。

廣漢精於吏治。自其天性而紀綱大體。有所未知。以殺榮畜一事。為丞相所案驗。乃誣丞相夫人殺傅婢。欲以脅之。勿令窮正已事。此與市井無賴何異。勿論魏相為丞相。非可以脅劫取勝者。正使要脅可以脫

罪此其風已不可長。廣漢大臣也。事在他人，猶當禁之。況身親行之乎。

為吏不受干請，自謂風力不知人已干請。我又不受人。我間自有許多不妙處。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翁歸能使人不敢干請，乃知不受人干請，自是第二義。晉釋道研有言：使君徑將我入青雲，無由得論地上事。其出之自有本，非一味風力所至也。

與必也使無訟乎同

解

強直得之氣使不配義與道則驕倨所不免也

翁歸為吏，非不强直。史稱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非惟自全之道，其所以能行其意，行其法者，妙用亦出於此。為吏强直，人已不堪。若辭色驕倨，先自處一無禮之罪，人之不堪者，舍其强直而罪其無禮，亦復何辭。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惟其言孫，所以能危行也。

韓延壽與趙廣漢，同一吏治之精。然廣漢御民以權術，而延壽上禮義，好古教化。原委不同。賈誼有言：移風易俗，非俗吏之所能也。雖以廣漢之賢，未能免此。

惟延壽幾之。然其作用收放進退處。實大有一番牢籠。吏迹如此。班史不入。循吏亦自有窺其微者。其處蕭望之。與廣漢之於魏相。事若一轍。蓋其崇尚德禮。原以作吏治聲譽。非真有所本者。若二子者。才則有之。槩乎未聞道也。

張敞敏鍊長才。坐與楊惲黨友。公卿奏敞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聖主憐才如此。及敞坐殺絮舜。天子簿其罪。欲令敞自取便利。卽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人知其作用之妙。不

知其轉變保全。從一片苦心出之。

史懷卷十一終

漢書

史懷卷十二

竟陵鍾惺伯敬父述

仁和宋 錢聖錫父

滇南陶珽稭圭父評

漢陽李國木喬伯父全較

虎林江之淮道行父

漢書三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

蓋寬饒 孫寶

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廉吏易廉吏。而兼能吏難廉。止於潔已能藉。

前者之言

用人可以廉自待而不可以廉望人。月奉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不苟取而能舍廉者欲自行其志道不出此。又未有不能為廉吏而欲為能吏者也。

人臣號剛直敢言亦須先修職業。王生予蓋寬饒書曰。今若不務循職而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言。省議論而歸職業。責得甚正。足以服剛直者之心而折其氣。夫一府莫言非。士安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

充妙在道  
不可屈身  
屈何妨二  
證

得獨自高且不遭者可無不為。况主簿乎。理正氣強而語特圓妙。人已間大有學問權術。深於涉世人也。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叩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

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後應。文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閣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卽度穉季而譴宅事。衆口謹謹。終身自墮。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爲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顧受將命。分當相直。且誠能

說破蓋不  
愧死

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卽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遣。舍豺狼。問狐狸。千古巧宦人。色厲膽薄。以歛媚而博彊項風力之名。同此作用。但不堪一說破耳。寶威名素著。不敢取杜穉季。問其次以塞之。其病全在重一官。情理節次。寫出如見。侯文爲寶始終周旋。一毫形迹不露。就中不無違心。然善處之道。實不出此文。有心人始稱疾不肯仕。後來受署爲椽。出處之際。權機在我。甚爲不苟。寶能用之。勝取百穉季矣。

蕭望之傳

霍光輔政。失魏相張敞。蕭望之。三賢。三人皆持論抑  
霍氏。不無私郤。總不如魏相白去副封。下手甚毒。藏  
機甚祕。望之言。霍氏在光輔政之時。其意隱而近正。  
相與敞排。霍氏在光死勢衰之後。其詞著而近險。望  
之固君子也。

輔政之時  
較衰敗之  
後相去不  
啻天淵

匡張孔馮傳

匡衡

張禹

孔光

匡經術原  
與真能為

匡衡經術儒者。然躁刻非大。臣器所對詩義深美。宜  
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非不用儒也。重大臣甚於重

大臣也既  
躁刻非大  
臣器則經  
術何為二  
語道破目  
襲經術之  
弊

經術自是帝王高識。時元帝為皇太子。見衡對私善  
之。其意自妙。若留以典文章。禮制。必有可觀。遽用作  
宰相。用枉其才。受過其器。附權畏勢。蔽賢妬功。甘為  
石顯私人。顯死而追條其罪。經術大臣至此。已可羞  
矣。王尊劾奏衡。附上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痛快干  
古。衡竟以體面慰留。忍恥就列。不去於王尊之劾奏。  
而平陵伯一事。竟以欺墨敗決裂過之。鄙夫患失。亦  
安能保其終不失哉。漢劉向。匡衡。並以經術稱。衡作  
宰相。而向典文學。易地皆善。而漢兩失之。向之忠。以

真經術固  
如是乎

道待人而  
後行忠得



之為忠佞  
得之為佞  
于經術何  
尤

經術掩衡之佞亦以經術掩非經術之罪而用經術者之罪也

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民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

不謂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蠶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悞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成帝委權王氏漢祚將移天變人言不足警動萬分之一決於一禹車駕至禹第親問以天變人主絕妙機緣漢之存亡全在此着被老奸以身家一念斬斷之禹則謂上曰在心塗面在一則字寫出又云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別裝一副正論暗為王氏出脫與谷永移過後

史臣深心  
妙筆惟伯  
蘇龍穎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  
宮機局正同。王氏篡漢。始於杜欽。谷永而成。于禹。朱雲請劍。斬禹。是千古第一討賊妙手。欽永。王氏私人。猶曰儒生後進。漢不能用。而王氏收之。禹以經術爲漢大臣。與王氏並列。而甘心爲王氏取漢。其罪豈可與欽永並論哉。史稱上親拜禹牀下。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蓋言禹得君如此。而以此報漢。罪之深也。君子與權奸同朝。國家將有易姓之禍。雖力不能遽勝之。然使有心人處此。亦須正己潔身。先自處於無過之地。相時乘勢。而徐圖之。乃不礙于禹以年老治

冢。好平陵。建亭地。奏請求之。帝舅曲陽侯根爭之。謂禹爲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當是時。根論自正。禹無以謝。根也。禹所處何時何地。使正論在根。而曲反在己乎。使禹真有爲漢裁抑王氏之心。自無此等舉動矣。觀禹與王鳳並領尚書。王氏氣未厚。而勢未成。事猶可爲。而禹乞骸骨。先退避之。禹無爲漢制王氏之心久矣。看禹始終一溫飽俗骨耳。其效遂能亡漢。俗之爲患。至此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豈非以其俗哉。黃庭堅有言。臨大節而不可奪。

溫飽俗骨  
是定評

真不俗人也。惟其不俗，所以不可奪。

定陶王求為漢嗣。趙后與王氏主之。孔光能持王議，與二氏爭。及王入繼，後王祖母傅太后欲收居近帝，并稱尊號。光又爭之，猶有大臣風節。不幸與王莽同時。運衰而才短，精亡而膽薄，處難處之地，然未至如張禹賣國，不可以其畏慎與禹同罪也。大臣富貴，念重市恩，樹黨受惡名，以固寵者，人知之，持法行意，得美名以固寵者，人不知也。史稱光居大位，於弟子終無所薦舉，其公如此，愚謂此不可言公只是巧於自

固耳。自固則必畏事，畏事則必遠嫌，遠嫌必從其弟子始。史稱光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此語得之。

王商史丹傳喜傳

亡漢者外戚也。外戚賢者亦自有一王商。卒為王鳳所陷，至死鸞皇生梟族，必反以為異類而自除之。惡運之至，豈一善人所能爭哉。然史稱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數語，為商昭雪，甚有分曉。以直臣許訟商之王章。

惡運天心也。日蝕地震亦天心也。惡運既非善人所能爭，則日蝕地震又何為可見。運之所至，天亦不敢。

私善惡所  
在天亦不  
敢沒

商之公案定矣。

定陶王以好音善擗鼓。上數稱其材。幾於奪嫡。史丹  
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  
非惟正論。其當機應節。許多調護。太子之妙。皆在其  
中。且上稱定陶王。而丹無端忽及皇太子。逆折其萌。  
而消之。有意無意之間。甚捷甚微。至中山哀王薨。王  
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太上望見太子。至感念。  
哀王悲不能自止。何等至性。而太子不哀。上大恨曰。  
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却是為

真心愛主  
雖強為之  
解亦必有一  
段情理  
動人何也  
體貼者深  
也

人父兄不易之論。上以此責謂丹。丹亦無辭。蓋向之  
稱定陶王者。私情也。今之責太子者。正理也。私情易  
折。而正理難奪。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  
山王。至以感損。臣竊戒屬太子。毋涕泣感傷陛下。上  
意乃解。丹此際設心發口。難於對昔之稱定陶王者。  
百倍矣。及上寢病。數問尚書。以景帝立膠東王故事。  
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為言。一片至誠。生  
出許多靈警。可見靈警之詞。不出於至誠。不足以感  
人。況以臣子對君父。而所言者在處人骨肉間乎。

薛宣朱博傳

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始高陵令楊湛。櫟楊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長短。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

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卽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謹吏考案。恐負舉者。耻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櫟亦解印綬去。待屬吏雖大有操縱。然權術中理。足以服人意。足以感人。非一味滑刻者可比。及得郡中吏

民罪名。輒召告其長吏。使自行法。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辭氣舉動。節節有體。故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喜懼二字。妙甚。見上官作用之效。蓋得其要領。而操縱在我。用人而不爲人所用也。

宣爲相後。反覺索然。所謂功名損於治郡時也。然當其爲丞相。而翟方進爲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故結厚焉。此無論爲國善後。自全之策。亦莫妙於此。今妬者身退。而惟恐一賢者繼之。敗其成而暴其

二語精透  
使妬賢者  
見之應自  
笑其失算  
矣

短。百計巧鋼。卒之不利於己者。不必皆賢者爲之。而賢者嚮用之途。又非巧鋼者所能終塞。以霍光之賢。妬蕭望之。魏相。張敞。三人卒繼光大用。而傾之。何其勞且拙也。

朱博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步至廷尉中。候伺咸事。詐爲醫入獄。爲咸調護。卒免咸罪。博以此顯名。爲郡功曹。看來博一片氣俠。總是借題目立聲譽。爲仕宦地功名路上人。自有此一等作用。若廉范爲隴西太守。鄧

無微不究  
矣

本領二字  
最要緊

融功曹。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融怪其貌類范。范堅不肯承。融死。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誠與才合。若范者。吾卽以真氣俠許之。有。此。本。領。事。君。何。患。不。作。忠。臣。治。民。何。患。不。作。良。吏。

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邪。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處病吏快甚。妙在徑認其僞者爲真。白巾走出府門。無從置辨。千古名利中。僞人當用此法處之。晉范汪爲桓溫所黜。家居。溫後欲用汪。汪亦知之。乃至都。溫喜躍就訪。汪雖實投桓。而惡以趣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溫不覺虛注之意。一時頓盡。遂廢汪終身。此處僞人法也。

凡為吏。有時乎用譎。但譎者病於不信。有時乎用察。但察者病於不爽。博召見功曹。閉門具得其陰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既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操舍之間。信甚又爽甚。所以妙於用人。能得其情。又得其力。

廉潔自令博之

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古今自有此一等宦情深重之人。除作官之外。一無所好。反似

官病無處  
縣閃刻甚  
快甚

蕭然無欲者。博是也。及傳太后求稱尊號。公然希指排孔光。傳喜師丹正議。竟代光為相。猶嗜進不已。力主趙玄奏免喜為上所覺。召問狀。玄減死。博自殺。一念熱中。枉心塗面。身名俱敗。千古快之。為傾險者之報。此淺躁小人不學之過也。

翟方進傳義

翟義討莽。不必以成敗論。天地間自不可無此一舉。然名義雖正。而步驟施為。節節皆錯。此楊玄感徐敬業之徒。所以不終也。



谷永杜鄴傳

谷永

永一意為王氏取漢。專攻君身與後宮。解免王氏。而後宮尤其所重。引嫠女蕭牆四字。風切後宮。立言甚為微巧。不知嫠女蕭牆。可以指後宮。獨不可以指母后乎。永未嘗不檢及此也。故其言曰。內寵太盛。女不遵道。曰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曰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其所引證。則曰。舜飭正二女。楚莊恐絕丹姬。幽王惑於褒姒。魯桓脅於齊女。語語回顧。明其所指。在後宮。而不在母后。而又曰。後宮親屬。勿與政事。捐妻黨

之權。曰妻黨者。惟恐及於母黨耳。又曰。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所以為王氏出脫者。可謂極淨矣。曰若是。則永之言。可以止於是。而不及其他矣。又將正左右。明功賞。布眾賢。去殘賊。吏配作數段。而曰此五者。王氏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又苟及諸時事。作陪使聽者不疑。若又不專為後宮而發者。公然賣國。而以經術直言出之。着着步步。皆有綫索。使人主不得不入其彀中。而已操其權。真小人之雄哉。使當其時。無王氏從中取漢事。而獨有君身及

後宮奢淫數端則未言為對病之藥矣故聽言不可不察也

班氏每於杜欽谷永陳言處或前或後將數語鈎盡二子與王氏一段交關隱情眼力甚高讀來覺有精神作史者於此等處看得不如此深透逐句成文此鈔謄手也有何關係

何武王嘉師丹傳

上官待屬吏有體在嚴於法而寬於禮則人知自重而不肯輕犯法即犯法矣吾先待之有禮而後繩之

病根雖扶  
而實無  
藥可治

以法彼亦無辭何武為揚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武廉得其罪無所貸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蓋待之以禮而後可伸吾法也今奴視屬吏而作姦犯科反一切優容之奈何吏治之不衰也所以然者憚於正已以率下故有所謂於法以媚人喜於下之奉已故有所簡於禮以自尊故耳師丹與傅喜俱以議傅太后稱尊號不肯阿順於大臣之義甚正即貶黜何愧而為王莽所褒顯成一蛇

足真不幸也。

楊雄傳

子雲反離騷自是深好屈原而悲其遇恨不能設身處地告以自全之道故為此無可奈何之事與廣騷同意俗儒紛紛作異同之辨癡甚矣自岷江投諸江流以吊屈原是何等異想有此胸中方可論騷雅非異人真有性情者烏能知之。

作文章以求名於後世是極危不可必之事讀桓譚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

以意逆志  
方不愧讀  
史論文人

輕其書數語為千古著作人寒心雄解嘲篇云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倫四句極力寫出太玄之妙知後人決不能看到此故代言之此作者苦心也然文章之傳傳於精神精神者誠也雄之傳蓋精神為之於何處得其精神寂寞清淨是也。

循吏傳 黃霸

霸學律令喜為吏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真俗吏眼孔也霸卒以循吏為漢名臣入貲一途何嘗

吳起殺妻  
求將猶此

忍也只一  
味胸中技  
養耳

無賢者蓋霸性習長於治民故喜為吏三字是其一生真面目精神欲用其長而無由自見故入財為官忍而為之所不恥也李文饒之賢又豈得以任子掩乎。

佞倖傳

韓嫣與石顯皆佞倖也武帝好兵而嫣以習兵中之宣帝綜核吏治而顯以明習法令中之見佞倖手段不然二帝雄主寧可以無故取邪宣帝如此元帝不勞餘力矣以顯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此千古任

宦官入骨病根秦所以為趙高用也觀顯之才亦近於高而顯小用之故秦之亡速而漢亡稍遲耳

匈奴傳

夷狄之勢合則強分則弱五單于分爭是各自求弱折而入於漢也呼韓邪款塞武帝不能以遠征得之於漢強之時而元成能以安坐得之於漢弱之日勢使然也單于弱而漢道益衰其強弱與漢相始終漢之盛衰不係於單于之朝不朝也外寧必有內憂相提而論漢之有事匈奴其效可睹矣

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渠  
闕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日囊知牙斯。少女爲大  
闕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日且麋胥。皆長於且  
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闕氏子  
十餘人。顓渠闕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  
且莫車。其母顓渠闕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  
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且  
莫車少年。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闕氏一家共  
子。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闕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

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闕氏  
計。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臯  
立爲復株系若鞮單于。復株系若鞮單于立遣子右  
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以且麋胥爲左賢王。且  
莫車爲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爲右賢王。兩闕氏高識  
如此。豈惟當采入賢媛。卽作聖明。母后可也。單于於  
顓渠闕氏。舍其子且莫車。而用其言。立大闕氏之子  
雕陶莫臯。蓋深重之。甚於立其子矣。雕陶莫臯卒。傳  
位於且麋胥。以致之於且莫車。而後已。嗚呼。視宋太

夷狄之有  
諸夏之無  
孔子豈獨  
虛寄一時  
之感乎哉

史懷  
卷十二  
宗之所以報其兄及其母者何如哉。

西域傳

西域傳一序。看地界分合。章法脈絡。井井然有成局。於胷中。文甚簡妙。閒整不亂。不板而許多邊事處。分經緯不出其中。乃知不達世務。不能作史。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犁渠。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漢出使外國及外國來貢獻者。皆置

屯田以給其費。不煩縣官。想當時地與人之間。而爲之甚便。一至於此。後世不能以屯田給戰守之用。何古之有餘。而今之不足也。

傳介子誅樓蘭。與陳湯誅郅支。情法不同。郅支有罪。而樓蘭無罪也。何以明之。樓蘭以一子質匈奴。以一子質漢。未爲甚失。所謂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鄭事晉楚之道也。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漢法豈可施於質子。此王莽所爲也。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無理極。

矣。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匈奴得勝。着漢過益明矣。何怪畔漢而歸匈奴哉。自介子誅樓蘭得封賞。遠使者利之。遂以為例。成則為介子。為甘陳。不成則魏和意任昌。以遣刺狂王。見誅。漢法何以信於臣下也。且以誅狂王為名。誅之不成。而遣醫養視。兩失之矣。

屯田本備邊極安穩之策。漢能用屯田士擊車師。其訓練之法。猶不失古寓兵於農之意。至桑弘羊輪臺一議。則屯田反為險道矣。蓋漢以屯田為重。苟有可

為不憚勉從之。故行險倖功之人。得進輪臺之說。其人其言。雖不可用。亦漢之留心於屯田。有以致之也。今方內屯田。荒不可問。建議者盡成畫餅。況輪臺迂險之說乎。

外戚傳

李夫人  
王皇后

趙皇后

李夫人彌留之際。蒙被而謝上。慧心達識。卓絕千古。正不當以色求之。然色衰愛弛。一語看透。世上男子無一深情人。能求於色之外者。覺武帝一詩一賦。俱索然可廢矣。卒之李氏族滅。夫人之言。何嘗不驗。

今之眷戀  
嫉妬者比  
此皆身何  
又情深人  
老耶

李夫人昌邑王母也。夫人死，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不經之極。此豈大臣以道事君之義。昌邑紛紛廢立，皆此一念為根。大臣不學之害，幾危社稷如此。

趙后殺皇子，罪通於天。乃入定陶王世子為嗣，即哀帝也。故哀帝立而德趙后，司隸解光案驗明白，耿育復得進其說，暫免於殺皇子之罪。乃知生而立嗣，死而立後，是古今妬婦欲絕人祀，預營此為出脫解色之地也。有宗祀之責，及臣子原情定罪者，不可不知。

孝平王皇后，莽之女也。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欲嫁之。后大怒，鞭笞其旁侍御，及漢兵誅莽，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與獻帝曹后事畧同。天地正氣，何獨鍾於賊臣之女，而不及於其子邪。或生此女，表其篡逆之罪耳。

元后傳

元后自為傳，不入外戚。明王氏代漢之案也。而元后傳首曰：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王莽傳則曰：孝元皇后之弟子也。舍世系而稱姑姪，一變常體，義例甚妙。





王氏之典自鳳始。封鳳之後，黃霧四塞，楊興、駟勝、建  
議抑之。在劉向前，鳳此時辭讓，非全出於僞。王氏勢  
猶未厚，故鳳氣餒，尚有畏天變，畏人言之意。自杜欽  
谷永陰爲王氏地事，遂不可爲矣。

王莽傳

從來盜天下者，或權臣，或夷狄，或女后。雖篡奪心跡  
不同，皆各具一種亂賊之才。其膽識權畧，皆有絕人  
處。觀王莽始末，一狂騃躁擾粗中人耳。其性情則小  
兒婦女也。其舉止則闕豎也。其言辭則病者之嚙嚙。

此二節亦  
是大手段

夢之覺也。其面目則優伶之粧塗，而登場也。所爲廢  
激欺世，止能持之節讓下士，誑媚女主，而宰衡登擢  
以往。本色畢露，其一切不情不經，與其身之成敗相  
爲始終，可笑可厭可悲者甚多。不知何以遂有天下  
也。蓋其諸父專擅，政在其家已久。元后難老爲之主，  
勢深而氣厚，而杜欽、谷永、張禹之徒，爲之羽翼塗飾，  
使漢之君臣恬不爲備。垂成而莽承之，如故家傳器。  
子孫屑越，隨地委置。幸而遭之者，非必有深謀大力，  
皆得而拾之。又如厚墉邃宇，堅扃深鑰，健黠者先爲

之穿決開發其中之所有。童昏傭販皆能負趨而去。及其取非其有。處非其地。神明失守。耳目易位。梓梁投擲。惟恐其壞之不盡。去之不速。真主相覲。拱手而還其故。處理勢必然無足怪者。莽之取漢。漢則予之。非莽之工。而漢之拙也。可不畏哉。

莽喜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而從來大盜本領在此。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曹氏司馬氏以後。皆是此一劫伎倆。

卷十二終

